

卷之十五

不忠孝友弟

不敬天地三寶

卷之十六

陰毒

不仁不義

虐政

鞠獄告虐

僭侈

為盜

大明仁孝白皇后勸善書

辛集

書之六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五

無親

孝也。朋友。非也。天常。悖違。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反易所棄。罔或逃誅。○父子相疑。兄弟相疾。亂虐並興。無

之所攝。○事父不安。親則禍憂至。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不謀而諫。不

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

禍。無後。○群臣不用禮義教訓者。則不祥。百官伏事者。離法而治。則不祥。○事主不忠。傾國亂政。寧有以得壽終者耶。○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

私門。禍之原也。○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公則誤君而危國。私則賊身而喪家。不祥莫大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

勸善書卷之十五



之有也。○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情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不孝父母。不顧他恨。但憐己之子女。不愛己之兒婦。如此之人。陰紀其過。鬼奪其算。○父之有逆子。天地鬼神不能容。○上下乖離。家道以衰。

**釋** 讒間君臣。誣毀良善。使君臣猜忌。父子不和。所造罪業。無量無邊。○立忠立孝。所以揚名於後代。行逆行乖。所以受報於來世。○五逆十惡業。三毒以為隣。死定入地獄。未有出頭辰。○五逆不孝順。天地容不得。王法鎮乾坤。犯了休不得。○父子兄弟。自相損害。朋友眷屬。反更侵傷。惡逆甚於鴟梟。含毒逾於蜂蠆。○殺害父母兄弟六親。王者所戮。死受惡報。○護婦罵父母。死墮斬舌地獄。○若有衆生不孝父母。或至殺害。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無出期。○箇箇惜妻兒。爺娘不供養。兄弟似冤家。世間多此樣。牛頭努目。嗔始覺時已曩。○我見世間人。堂堂好儀相。不報父母恩。方寸底模樣。○生不識親。而逆孝行。懷此逆者。其惡無盡。○若於父母起惡

心。或佛菩薩聲聞衆。此等皆入黑繩獄。

**道** 不忠。不孝。罪之大惡。○不忠君王。不孝父母。不敬師長。不友兄弟。不誠夫婦。不義朋友。不禮三光。不重五穀。身三口四。大秤小斗。殺生害命。人百已千。奸私邪淫。妖誣叛逆。從微至著。三官鼓筆。太乙移文。即付五雷斬勘之司。先斬其神。後勘其形。斬神誅魂。使之顛倒。○語及父母師主不善。天曹罰病。○悖仁慈。虧忠孝。明則刑網理之。幽則鬼神誅之。○不忠不孝。入女青獄。○嗔怨父母。自愛妻兒。死入西方地獄。

感應

宋董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哲宗時。仕至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怙恩不忠。務為欺蔽。斂怨于上。引蔡卞等均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姦。報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死者禍及妻孥。甚至詆毀宣仁后。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塚。斲其棺。哲宗不聽。又以文及甫。誣語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有逆謀。起同文館獄。時得重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冤之。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中官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誣以左



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悔之。乃曰：章惇壞我名節，民有被酒狂偽者，詔貸其死，惇竟論殺之。哲宗崩，徽宗遷惇，特進封申國公。為山陵使，靈輦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貶雷州司戶參軍。初，惇貶，逐蘇轍于雷州，又下令不許占官舍，轍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占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至是，惇問舍于是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徙睦州卒。後欽宗北狩，至檀州北斯縣鄉中。時盛暑，帝與隨後之人已皆疲困，少息于木下。湏臾，大風忽起，濃雲自東南而升，大雨如注，雷電交作。帝與後人急趨民舍避之。少頃，雷電大震，俄有數丈大火流于帝前。帝大驚，而所居民家一男一婦及小兒皆雷震死。其男婦背上皆有朱篆，而不可識。獨小兒有朱篆可認，云：賊臣章惇後身。帝曰：章惇為相，誤國京城之陷，皆因此賊為之。今果報若是，為臣不忠者，可不戒哉。

唐神龍元年，中書令楊再思卒。其日，中書供膳亦死，同為地下。所由引至王所，王問再思在生何得有許多罪，罪狀既多，何以收贖。再思言：已實無罪。王令取簿來，湏臾有綠衫吏持簿至，唱再思罪云：如意元年，默啜陷羸

檀等州，國家遣兵赴救，兵少不敵。有人上書諫，再思違諫遣行，為默啜所敗，殺萬餘人。大足元年，河北蝗虫為災，蒸民不粒，再思為相，不能開倉賑給，至今百姓流離，餓死者二萬餘人。宰相燮理陰陽，再思刑政不平，用傷和氣，遂令河南三郡大水，漂溺數千人。如此者六七件，示再思。再思再拜伏罪，忽有手大如扇，毛鬣可畏，再攬再思指間血流，騰空而去。王問供膳何得至此，所由對云：却問其人云：無過宜放迴，供膳既活，多向人說其事。為中宗所聞，召問，具以實對。中宗命列其事跡於中書廳記之云。

漢董卓字仲穎，臨洮人，為羽林郎，以武功封祭鄉侯。後挾兵柄，弒逆無道，縱兵剽掠洛中貴家金帛，淫略婦女，謂之搜牢。虐刑濫罰，睚眦必死。常遣軍至陽城，時人會于杜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轆，歌呼而還。後劫帝移未央宮，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民居。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後呂布、李肅等謀誅卓，卓方朝服升車，馬驚墮泥，復還更衣。至北掖門，李肅以



戟刺之。傷臂墮車。布持矛刺卓。趣兵斬之。百姓聞之。歌舞於道。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殺其弟旻及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于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後其黨李催收其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暴雨。遽震其墓。冢戶開。水土流入。既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既下棺。又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人皆以為卓不忠之報。

宋馬識遠。建炎三年為壽春守。虜騎南侵。而人籍籍言郡守嘗使虜。與虜通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通判本有異志。即日為降書。啓城迎降。虜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通判又以虜退為己功。乃上章言太守降虜。已獨保全一城。奏方去。而識遠得回。通判恐即為惡言動衆。識遠與家人皆被郡中群小殺之。朝廷嘉通判功。遷為本郡守。受命張宴。酒方三行。通判倉皇失措。呼識遠名。如有所見。叩頭引罪。言其實以城降。乃冒以為功。使公以非命死。其悔無及。旋即仆地而死。

宋秦檜為京太學生時。號秦長脚。一日睡于窓下。有異人來指檜。語其同舍郎曰。他日此人誤國害民。天下同受其禍。諸君亦有死於其手者。後檜自北歸。獨居相位。一十九年。蒙蔽朝廷。無所不至。先是金人擁徽宗欽宗北遷。慘不忍言。岳飛與其子岳雲誓復故疆。迎還二帝。金人屢劔。望風畏服。呼為岳爺爺。又飛有紀律。高宗嘗御書精忠岳飛四字旗。賜飛。令行師建之。初檜雖居相位。實佩兩國相印。陰受金人兀朮約。主和。上未悟其姦。至是兀朮又貽書於檜曰。尔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北圖。且殺吾女婿。此讎不可以不報。必殺飛乃可。檜力沮恢復。乞詔飛班師。檜又與張俊謀。使其部曲王俊。妄告張憲謀還飛兵柄。矯詔逮飛父子。下棘寺。遣万俟卨煨煉之。拷掠無全膚。飛終無服辭。一日檜于東廂綺窓下。畫灰密謀于妻王夫人。夫人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于市。流徙兩家。妻孥貲產皆沒官。金人聞之。酌酒相慶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罪極惡大。我已訴于天。得請于帝矣。汝當受鐵杖于太祖皇帝。



殿下。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王夫人朝夕思之。未幾其子秦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而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厲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窓事竣矣。卨在鐵籠下。與檜爭辨殺岳飛事。檜不服。至嘉泰甲子。衡州有老儒自州學晚歸。中路暴亡。遇兩人舁草轎來。強使登輿。跋涉高深。至一所有黃頭力士引入。見万俟卨荷校在內。謂老儒曰。此間勘問殺岳飛事甚急。當殺飛時。秦檜曾惠親劄。今不復認。其故在此。未得解釋。此書今在某樓文字內。無緣得來。故白主司邀公至此。煩歸語吾家。可急取於城隍廟焚化。老儒諾之。黃頭力士引出。仍命草轎舁歸。及門而甦。時其家舁尸婦歛已七日矣。心尚溫。故未蓋棺耳。既甦索飯。食畢。即命舁往卨家。屏左右與卨之子言之。卨子如言。檢得書。就城隍廟建水陸一中焚之。後又有考試官婦自荆湖死而復甦。曰。適看陰間斷秦檜万俟卨為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與卨等俱押往無間地獄。永劫受報矣。為惡之報其嚴如此。

唐貞元初。平盧帥李納病篤。遣押衙王祐禱于岱嶽。齋戒而往。及嶽之西南。遙見山上有四五人。衣碧汗衫。半臂。其餘三四人。雜色服飾。乃從者也。碧衣持彈弓。彈古樹上山鳥。一發而中。鳥墜樹。從者爭掩捉。王祐見前到山下人。盡下車却蓋。向山齊拜。比祐欲到。路人皆止。祐下車曰。此三郎子七郎子也。遂拜。碧衣人從者。揮路人令上車。路人躊躇。碧衣人自攜手又令人上。持彈弓於殿西南。以彈弓卓地。俯視如有所伺。見王祐乃召之前。曰。何為來。祐具以對。碧衣曰。君本使已來矣。何必更為此行。要見使主乎。遂命一人曰。引王祐見本使。遂開西院門。引入。見李納荷校滅耳。踞席坐于庭。王祐驚泣前伏。抱納左脚。噬其膚。因問曰。僕射何故如是。納曰。平生為臣不忠。當受此報。今日復奚言也。引者曰。王祐可退。却引出。碧衣猶在殿堦。謂曰。要見新使耶。又命一人從東來。形狀短闊。神彩可愛。碧衣曰。此君新使也。祐拜訖。無言。祐以欠嚏而遲者久之。忽無所見。唯蒼苔松栢。悄然嚴靜。乃薦奠而回。見納呼入卧內。問祐。祐但以薦奠畢。擲樗蒲投具。得吉兆對納。納曰。祐何不實言。何故噬吾足。於是舉足。乃王祐所噬足跡。



也。祐頓首具以實告。納曰：「遣見新使為誰？」祐曰：「見則識，不知其名也。」納乃召三人出。至師，古曰：「此是也。」納遂授以後事。言畢而卒。

唐元和中，李師道據青齊，蓄兵勇銳，地廣千里，儲積數百萬，不貢不覲，憲宗命將討之。王師不利，而師道益驕，乃建新宮，擬天子正殿，卜日而居。是夕雲物遽晦，風雷如撼，遂為震擊傾圮。俄復繼以天火，了無遺者。青齊人相顧語曰：「為人臣而逆其君者，禍固宜矣。」今謫見於天安，可逃其戾乎？旬餘，師道果誅死。

遼劉哥字明隱，太祖兄寅底石之子。幼驕狠，好陵侮人。長益兇狡。太宗惡之，使守邊徼。會同十年，叔父安端從帝伐晉，以病先歸，與劉哥隣居。世宗立于軍中，安端議所往。劉哥首建附世宗之策，以本部兵助之。時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劉哥安端遇于泰德泉，既接戰，安端墜馬。王子天德馳至，欲以槍刺之。劉哥以身衛安端，射天德貫甲不及膚。安端得馬復戰，太弟兵敗。劉哥與安端朝于行在，及和議成，太后問劉哥曰：「汝何然而叛？」對曰：「臣父無罪，太后殺之，以此怨耳。」天祿中，與其弟盆都、王子天德侍

衛蕭翰謀反，耶律石剌殺其事。劉哥以飾辭免。後劉哥有弑逆之謀，既覺之，帝召至，問曰：「汝實反耶？」劉哥誓曰：「臣若有反心，必生千項疽而死。」遂貫之耶律屋質，固諍以為罪在不赦。上命屋質按之，詔免死，流烏古部。果以千項疽死。

秦姚萇字景茂，赤亭羌也。父弋仲，事石勒。石氏既滅，萇隨其兄襄，與符永固戰於三原，軍敗，襄死。萇乃降永固，即授祿位，累加爵邑。及轉龍驤將軍，督梁益州諸軍事，永固謂之曰：「朕昔以龍驤建業，此號未嘗假人。今將山南委卿，故特以相授。其蒙寵任優隆如此，後隨永固子叡討慕容泓，為泓所敗，叡獨死之。萇遣長史詣永固謝罪，永固怒既甚，即殺其使。萇益恐懼，遂奔西州，邀聚士卒，自樹永固，頗為慕容冲所敗。冲轉侵逼，永固又見妖怪屢起，遂走五將山。萇即遣驍騎將軍吳中圍永固，中執永固以送萇。即日囚之，以求傳國璽。及令禪讓，永固不從，數以叛逆之罪。萇遂殺之。後又將永固尸鞭撻無數，裸剥衣裳，薦之以棘，掘坎埋之。及萇遇疾，即夢永固將天官使者及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甚悚愕，走之後帳。宮人逆來刺鬼。



悞中萇陰。鬼即相謂曰：正著死所，拔去茅刃，出血石餘，忽然驚寤，即患陰腫。令醫之，流血如夢，後三日萇死。

晉大司馬桓溫，功業殊盛，負其才力，久懷篡逆，遂廢晉帝為海西公，而立會稽王。是為簡文帝。太宰武陵王晞，性尚武事，好犬馬遊獵，溫常忌之，故加罪狀，奏免晞及子綜官。又逼新蔡王晃，使列晞綜及前著作郎殷涓、太宰長史庾清等謀反，頻請殺之。詔特赦晞父子，乃徙新安，殺涓。涓父皓，先為溫所廢，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溫，而從晞遊，溫乃殺之。庾清生有才望，且宗族甚強，所以並致極法。簡文尋崩，而皇太子立，遺詔委政於溫，依諸葛亮王道舊事，溫大怨望，以為失權，僭逼愈甚。後謁簡文高平陵，方欲伏見，帝在墳前，舉體黃衣，謂溫云：「家國不造，委任失所，溫答：「臣不敢。」既登車，為左右言之。又問殷涓形狀，答以肥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十餘日即病，因此憂懣而死。

宋贛州興國縣村民陳十四，事母極不孝，嘗因隣人忿爭，密與妻謀，牽其母使出鬪，母久病瞽，且老不能堪，梓拽顛仆，至於死，遂告于縣，誣云：「為隣所毆殺。」里巷及其妹共證為不然，縣執陳繫獄，未及正刑而斃。時乾道六年也。後三年，陳妻渡溪視女，遭震雷擊死於水中。厥子聞之，奔至溪旁，採長藤入水，纏母尸，挽而上之。岸上人勸以身負，不肯聽。雷復震一聲，亦擊死，其家遂絕。

隋大業中，河南婦人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以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恠其味，竊藏一鬻，留示兒。兒見之，號泣，將錄婦送縣。俄而雷雨大作，失婦所在。尋見婦自空墮地，身及服玩如故，而首變為白狗。言語如恒，自云：「不孝於姑，為天神所罰，夫乃斥去，已後乞食於道，不知所往。」

齊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菘羹。緒妻到市買菘，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後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必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心中介然，即吐血，明日而死。

宋乾道三年，江西大水，瀕江之民多就食他處。豐城有農夫挈母妻并二子欲往臨川，道間過小溪，夫密告妻曰：「方穀貴艱食，吾家五口難以偕生，我今負二兒先渡，汝可後來。」母已七十，老病無用，徒累人，但置之於此，渠



必不能渡水。減得一口。亦幸事。遂絕溪而去。妻憫姑老。不忍棄。掖之以行。陷于淖。俛而取履。有石礙其手。撥去之。乃銀一笏也。婦人大喜。語姑曰。本以貧困。故轉徙他鄉。不謂天幸。賜此。不惟足食。亦可作小生計。便當却還。何用去。復掖姑登岸。獨過溪。報其夫。至則見兒戲沙上。問其父所告。曰。恰到此。為黃黑班牛。銜入林矣。遽奔林間。訪視。蓋為虎所食。流血污地。但餘骨髮存焉。不孝之誅。其速如此。

宗臨川縣後溪民王四。事父不孝。常加毆擊。父欲訴于官。每為族人勸止。乾道六年六月。又如。是父不勝忿。走詣縣。自列。王四者持二百錢。遮道與之。曰。以是為投狀費。蓋言其無所畏憚也。父行未半里。大雷雨忽作。急避於民舍。雨止而出。聞子已震死。趨視之。二百錢乃在其脇下皮內。與血肉相連。父探懷中所携。已失矣。

宋乾道三年秋。臨安大雷震。軍器所作坊兵龍澤夫婦。并小兒。曰郭僧。凡三人。震死於一室。澤背上有朱書曰。天誅不孝龍澤。勅澤父全。既死。澤妹鐵師居白龜池為娼。其母但覈女家。遇子受俸來。則來取三斗去。澤夫婦

頗厭其至。屢出惡言。郭僧者。相與罵侮。以乞婆目之。故獲此譴。

宋時陳永年。嚴州人。開銀鋪于臨安市。狂游不檢。母私儲金十數兩。規以送終。恐永年求取無度。不使知。一日開篋。永年適自外來。見之。遽攫而走。母恚悶仆絕。兄追及。爭奪。僅得其半。以歸母。母遂病卧。是夕永年忽遭震死。

唐貞觀中。魏王府長史韋慶植。有女先亡。韋夫婦痛惜之。後二年。慶植將聚親賓客。備食。家人買得羊。未殺。夜慶植妻夢其亡女。着青裙白衫。頭髮上有一雙玉釵。是平生所服者。來見母。涕泣言。昔常用物。不告父母。坐此業報。今受羊身。來償父母命。明日當見殺。青羊白頭者。是特願慈恩。垂乞性命。母驚悟。旦自往觀。果有青羊。項膊皆白。頭側有兩條白。如玉釵形。母對之悲泣。止勿殺。待慶植至。放之。俄慶植至。催食。厨人白言。夫人不許殺青羊。植怒。即令殺之。宰夫懸羊欲殺。賓客已至。乃見懸一女子。容貌端正。訴客曰。是韋長史女。乞救命。客等驚愕。止宰夫。宰夫懼植怒。但見羊鳴。遂即殺之。既而客皆不食。植恠問之。客具以言。慶植悲痛。



宋蜀人崔福子。寓居福建。三世仕宦。父仕至守。福子以廕至承務郎。其處幹官。而遊蕩不檢。尤喜賭博。嘉熙年間。父怒逐之。宿里中廟。中夜不寐。聞報曰。梓潼帝君至。廟神出肅帝君中座。言語應對。皆不可曉。久之。或曰。何有生氣。廟神曰。里人崔某之子。已而福子欲知前程事。至前拜曰。帝君掌人間功名事。某三世仕宦。皆監司郡守。未知某前程所到如何。帝君曰。爾家富貴。皆爾高祖一人所積耳。曾祖以下三世。當秉鈞軸。而既已富貴。率皆驕淫貪暴。不孝不弟。今爾亦止可一任矣。福子曰。某二子如何。帝君曰。長者可作州。次者可作漕。皆在四十年後。福子喜。廟神曰。君何事至此。福子告以故。神曰。君父雖相逐。君毋正相念。君幸急歸。毋貽母憂。福子出廟。回顧則寂然無覩矣。遂歸。其母正號泣。秉燭徧索。越三年。福子死。悟神言。止一任者。三年也。至元江南。歸附後。長子遇兵。三刀而死。蓋三刀為州字也。次子溺成州。蓋曹水。乃成漕字也。

宋乾道五年。衡湘間。寓居趙生妻李氏。苦頭風。痛不可忍。呻呼十餘日。婢妾侍疾。忽聞咆哮聲。甚厲。驚視之首。已化為虎。急報趙至。問其由。已不能

言。兒女圍繞拊之。但含淚捫幼子。若憐惜狀。與飲食略不經目。與生肉則攫取而食。六七日後。稍弱。在傍兒女。如欲啖食。自是人莫敢近。趙昇置空室。為其戶。日飼以生肉數斤。邀其友樊三官來告之。故欲除之。樊曰。不可。李為人無狀。眾所共知。上天以此示警。若輒去之。殃咎必至。盍與之焚章告天。使得業盡而死。亦善事也。趙如其言。命道士作靈寶度人醮數筵。命方絕。李生時凶戾狠妬。不孝翁姑。暴其親隣。趙生不敢校。及是。無人憐之者。

昔黎瓊。茂州人。放蕩無賴。貪媮酒色。不顧父母之養。父喪。無戚容。不事衰經。仍耽酒色。如常時。毋尋喪。暴露五載。不終喪事。縱欲敗度。愈甚。一日被雷焚死。

宋廣陵孔目吏歐陽某者。居決定寺之前。其妻少遇亂。失其父母。至是有老父詣門。使白其妻曰。我汝父也。妻見其貧陋不悅。拒絕之。父言其名字。及中外親族甚悉。妻竟不聽。又曰。吾自遠來。今無所歸矣。若爾。權寄門下。信宿可乎。妻又不從。其夫勸之。不可。父乃去。曰。吾將訟爾矣。左右以為公



訟亦不介意。明日午。暴風雨從南方來。有震霆入歐陽氏之居。牽其妻至中庭擊殺之。大水平地數尺。隣里皆震蕩不自持。後數日。歐陽氏家人至后土廟神座前得一書。即老父訟女文也。

宋德州德平縣民有父子數人。耕田甚力。家頗豐厚。其弟素貧。備以養母。兄未嘗有甘旨之助也。慶曆中。新構瓦屋三楹。所居前後植柳數百株。枝如拱把。一夕大雷電。夜叉數頭相逐繞其居。折柳盡斃。亂擊屋瓦。其夜隣家聞門外語曰。不孝之家。宜盡碎之。明日視屋。無一瓦得全。

宋南劍沙縣人羅鞏。大觀中。在太學。學有神祠甚靈。鞏亦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間。宜急還鄉。前程不須問也。鞏懇之曰。鞏平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由。神曰。子無他過。唯父母久不葬耳。鞏曰。家有兄弟。罪獨歸某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咎。諸子碌碌。不足責也。鞏既悟。悔恨。束裝還鄉。鄉人同舍問之。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

宋鄴陽城中民張二。以賣粥為業。有子十九歲矣。嗜酒亡賴。每醉時。雖父母亦遭咄罵。隣里皆惡之。乾道七年二月。寢於乃祖榻上。夜半忽驚。蹶介不能出聲。救療踰十刻方醒。久之能言。曰。蒙綠衫人呼去。逼入浴室中。四向皆然火。熱不可向。啼叫展轉。覺有人在外相援。而身不得出。如是移時。欬然而寤。謂為夢魘。然境界歷歷可想也。俄頃雞唱。父詣厨作粥。牝猫適產五子於竈中。其一死矣。疑是兒所墮處云。自是始知悔懼。設誓不飲酒。盡改故態。

宋乾道九年。贛州瑞金縣市橋壞。邑宰孫紹持錢授狗脚寨巡檢翟珪。欲買木繕治。縣民温太居興仁鄉之胡嶺。家有樹林。其巨者一本圍五尺。前二年温母命倒伐之。規為送終周身之具。未暇鋸解。子亡狀。不復與母議。徑詣里正胡璋。劉宗理售之。得錢萬五千。悉掩為己有。母聞而泣曰。吾年八十五歲。旦暮入地。百物不可將。欲送死者。唯此木耳。汝為我子。何忍見奪耶。翟珪遣軍校張友部役夫。方欲牽挽。木從山自滾下。其末斷折丈許。見者異焉。四月初。温在田蒔稻。忽大風雨作。雷擊仆于地。其身由鼻準中分。右畔如火所焚。煙色鬱然。左畔半體仍舊不死。背有朱書不孝二字。



宋麗水陳尉。一日出廳。見門外有數人。衣青紫者入。遂回取衫着。泊出不見人。惟案間有黃牒一紙。開視皆不可讀。止認得其姓名。下有不孝二字。遂驚懼。急命道士作法消穢。取牒置紙錢上。方舉火。為霹靂所震。其妻亦震死於堂。蓋陳夫婦平昔不奉其親。故獲斯報。

宋紹興癸酉夏四月。衢之龍游地名堰頭。有吳氏妻。與姑爭飯。有語。其婦遂持飯傾與豬食之。湏臾雷電遽作。二三天神自其門前楊柳下入其家。擊二小兒於床上。其婦與豬震死於當門。

宋紹興丁卯。龍游地名城角。有姓徐者。兄弟二人。共養其母。五日一輪。其兄貧甚。而弟稍厚。相去十餘里。及兄供之次。饘粥不給。輪內尚有二日。語其母曰。食不足。且往弟處。後措置得當補填。其母乃往。及弟門。而弟不納。曰。兄供未滿。毋以兄之意語之。弟力拒不容入。母聞其飯已熟。覓少止饑。其弟乃令妻取飯。既置臥床。以被覆之。雖杯飲亦不進。母乃垂淚而往。行未及里。片雲遽起。雷電大作。俄有一神人自籬外入。提瓶甌擊之。其神人遂入。先取其妻震于門。次震其夫于堂。人之不孝其親。以速天誅。捷於影。

響。可不慎哉。

宋姑蘇村民安二。以漁為業。凶暴不孝。紹興二十三年。妻生男。方在乳。民母抱持之。老人手弱。誤墮于地。死焉。母畏子之暴。不知所為。民殊不以介意。他日白母曰。父不到舅家。偶得大魚。欲往饋。能偕行否。母慰喜過望。欣然從之。樸被登舟。行數里。至寂無人處。則停棹。持斧立母前。怒目罵曰。母生我。既知愛惜。今我生子。那得不愛。奈何故墮地殺之。便當償子命。母知不可脫。急引被蔽頭面。曰。聽汝所為。民奮斧將及母。母分必死。父乃寂然。舉被視之。不見其子。而舟已在所居岸下。既反舍。婦泣言。適青天無雲。大雷一聲。夫震死于野。遍身皆斧傷。巨創。不知何以至此。母始話其事。元不聞雷聲。亦不覺舟之動搖。復還也。民之家遂絕。

宋廣州番禺巷內民家女子。父母甚愛之。納婿于家。女狠戾不孝。無日不悖其親。紹興二十五年七月。因晝飲過醉。復詈母。既又走出戶。以右手拍畫。肆言穢惡。不可聞。隣人不能堪。至欲相率告官者。忽片雲頭上起。雷隨大震。女擊死於道上。其身不仆。手猶舉指如初。



宋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每飯以麥。不得其飽。而自食白粳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游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粳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嫂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罵辱。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徑就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吐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即脫衣授之。婦反覆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為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皆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矣。

宋興國軍民熊二。稟性悖戾。父明為軍卒。年老去兵籍。不能營生理。妻又早亡。惟恃子以為命。而子視之如路人。至使乞食。明垂泣致懇。肆罵弗聽。將訴之於官。復不忍。但每夕焚香。仰告神天。冀其子回心行孝。如是二年。惡子方從其徒。縱飲聚博。長空無雲。忽變陰慘。雨脚如麻。雷電交至。諸人對面翳暗。莫能舉目。聞有呼熊二者。良久開霽。不見其人。相率尋覓。得尸於郭門外。剜其眼。截其舌。朱字在背。歷歷可識。曰。不孝之子。時淳熙三年九月七日也。

宋時有二惡少。謀欲生事。尚各有母。欲假手於同謀者。互殺其母。而後舉事。其主謀陳五四者。正在飯店內烹飪。尚未得食。立於竈後。有牧童王正。忽見有文身之人。携錦皮簿書入門。恍惚間。先携小童出門外。霹靂一聲。五四頭巾穿破。頂上一竅穿透。靠壁而死。

金熙宗時。解州安儀池西鄉民梁小二。家世微賤。然皆耕農。朴質。至梁獨狠戾。其母寡居。事之尤悖。妻王氏性恬靜。所以奉姑至謹。北虜皇統中。河東荒饑。疫癘荐臻。流徙滿道路。梁挾母與妻。并穉子四人。偕行至孤山之東陵。就野人乞食。以哺其子。王氏念姑久不食。減半以與之。梁見之。怒甚。詐使妻抱子前行。自與母在後。相望百步許。即仆母在地。曳之道側。搗泥沙塞其喉。然後去。稍進。遇妻。妻問姑安在。曰。老人舉足遲。但先投大家丐晚餐。以湏其到可也。久而杳然。妻疑為夫所害。還訪之。見尸已僵。搏膺悲泣。急取水扶灌。氣竟絕不蘇。乃奔告里保。執梁送于縣。纔及中途。風雨暴作。霾曠不辨人。迅雷震耀。鬼神飛焰。雜遝出沒。衆懼散。亦不暇顧梁所之。



少頃澄霽。梁乃卧土窟。頭目皆為天火燒爛。唯腦骨僅全。儼成髑髏。肢體如故。目睛暗淡無光而不死。能別識人物。飲食言語皆無妨。常謂人云。有三鬼守我。每得食。必先祭之。而後敢食。官愍其妻能孝姑。給穀養之。梁經數年不能舉動。號呼而死。

宋度支員外郎王瀆。再娶高氏。前妻子經。大不孝。奉養殊闕。瀆死數年。經有二子。皆以成立。相繼暴卒。經亦喪明。始悔前非。克已反善。每自言曰。此皆水丘婦及其兄弟教我。使我至此。每旦及夕。必策杖詣母定省。高氏力止。終不輟。經卒。水丘婦亦病癩卒。

昔有婦。性狠戾。不順禮度。每所云為。常與姑反。後乃作計。教其夫主。令殺其母。其夫愚癡。即用婦語。便將其母至曠野中。結縛手足。將欲加害。雲霧四合。為下霹靂。震殺其夫。母即還家。其婦開門。意謂夫歸。遂發言已殺。未。姑荅曰。爾夫已被雷震死。其婦驚怖。俄而雷電復作。婦亦震死。隣叟夢入冥。見不孝夫婦。俱在地獄。受諸苦報。

宋劉建德所生母病。其妻送至尼寺。遣二婢供侍湯藥。母不樂往。妻悍甚。

劉不能制。母死。大罵曰。吾必訟汝於陰府。不數日。妻卒。又數日。劉卒。妻方大殮。忽震霆一聲。腹皆拆裂。臭聞數里。雖至親亦皆走避。無一在者。然則用妻妾語。違父母訓。是可然乎。

宋邢州李生母。年老目盲。李生事之至孝。每出外。慮其妻金氏侍奉有闕。必再三祝付。而後往。金氏不聽夫語。養不盡禮。母甚埋冤。金氏憤之。恰值燒餅欲進。母傍有小兒阿糞。金氏乃以麪裹糞。為餅餠。以進母。食既半。覺臭穢不可食。遂留以待兒歸。李歸見其以穢物食母。持杖擊之。金氏奔走。尋邏不見。忽有人報云。昨日走入關王廟中。李生入廟見一狗伏於案下。睜目不敢近。遂呼金氏。父母來看。此狗流涕自稱曰。我不合以穢物奉姑。不孝。忽入廟中。化為狗矣。數日而卒。

宋松陽縣有少年子。寵養金鳳。且善鬪。可直。宋官會數百券。忽出外數日。缺食而死。妻疑夫歸。必責罵之。無以脫罪。阿姑曰。我自當之。彼將何辭。豈知此子兇狠。歸不見禽。欲撻其妻。母曰。是我之罪。非妻之過。爾其寬之。子怒極。曰。老狗急洗浴去。償此命。母不以為然。子怒愈急。不獲已。揭湯浴洗。



俄黑雲四合。震雷一聲。挾其過前山。擘開楓樹。寘其中。此地極暗。人不可見。惟母見之。經涉七日。其子方死。懸尸於樹木之杪。

宋宿州虹縣何借職。言往年自宿以東。秋夏不稔。有村民忘其姓氏。常優其妻子。而怒賤其母。因時饑饉。越他鄉。適過一大林。聞無行旅。謂其妻曰。婆老累我。遂用帛於墓樹而去。其家舊畜一犬。習養甚馴。夫妻既行。犬遂不復從。返居母之左右。頃刻有少年躍馬一二輩。臂鷹換彈。道出林下。其犬輒出吠之。少年引彈之。則望林而竄。如是者數。若有所訴。少年本豪俠。尚義。情有所疑。因隨而視之。果見一老嫗懸於墓樹。遽為解之。詰問其由。備言兒婦之故。前路未遠。少年頗傷其意。遂乘馬北逐。使老嫗後之。犬亦兼行至前店。夫婦方餽糜。少年者未識其人。犬搖尾先至。夫妻皆欣然曰。犬至矣。少年曰。此必其人也。將下馬。即擒之。未及見。犬躍上齧斷其喉。遂卒。妻送官司。所屬准法。

宋鄱陽孝誠鄉民王三十者。初其父母自買香木棺二具。以備死。王易以信州之杉。已而又貨之。別易株板。及母亡。則又欲留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歛母。既葬。旬日為雷擊死。倒植其尸。或走報厥子。子急往笑。且扶尸仆地。正日中。震雷忽起。挈子往他處。約相去五里許。洎復回。父已復倒立矣。凡兩瘞之。皆震出。遂斲棺一窾。表以竹而掩之。始得寧。

宋福州長溪民。為贅婿於海上人家。以漁為業。其母思而往見之。民殊不樂。母覺其意。明日即告歸。民不肯留。而其婦獨留之。曰。阿姑少留。俟得魚作杯羹。少頃。民還至門。聞母語聲。急藏魚於舍後。復誑其母。且告之曰。今日風惡。不獲一鱗。母遂去。既行。民責妻曰。吾適所得皆鰻魚。既多且大。常日不曾有此。汝何苦留此老媪耶。妻往眈。則滿籃皆蛇也。驚走報民。民不信。往視之。果見群蛇蟠結。一家大者昂首出。徑咋其喉。即死。蛇亦不見。

宋陳昱。福州人也。嘗貢入京師。往二相公廟。力以科第懇焉。夜夢神曰。子父死不葬。科名未可期也。昱猶疑之。未信。明年果下第。遂急歸營襄事。

宋紹興中。吳江縣民張十妻。事舅姑亡狀。年六十矣。夜夢神告曰。汝不孝。即當得惡死。未幾得疾。兩股皆生惡瘡。蛆盈其中。齧骨及髓。宛轉呻痛。聲連隣里。每遺糞。必自取食。并食薦蓆皆盡。年餘乃死。



宋高君贄福建人。登進士第。娶檀氏。生一子。既長。納同郡劉氏為妻。生二子一女。而子亡。君贄仕至朝散郎亦亡。長孫不慧。次孫尚幼。唯檀氏劉氏共處。劉氏年尚壯。失婦道。檀氏責之。劉恚且懼。會姑病。不侍湯藥。幸其死。遂寘蠱以毒。姑之婢病未及死。即強斂而焚之。未數日。劉得疾。但日日呼所殺婢名曰。我頭極痛。勿抽我髮。又曰。箠我已多。幸少寬我。其家問之曰。阿姑與某婢箠我數日而亡。

宋洛州打車李留哥。幼失父。有老母王氏。留哥酷好賭博。不務營生。全無產業。其母冬衣單衣。一日留哥賭輸。將母裙就身解脫。其母拽之不佳。將母推倒。跌下二齒。留哥恐。遂去濟南。依吳屠家賣肉。稍改前行。住數年。生理頗勝。吳屠遂以女妻之。後致吳屠家巨富。濟南人因呼為李吳留。吳屠死。無子。留哥盡有其資。遂棄屠業。開典庫為生。出入鞍馬。以為豪戶。一日有告其母曰。爾兒在濟南開典庫。爾却居此受苦。其母遂告街坊。乞少畏足。遂往濟南。尋至留哥宅前。問姓名。有婢出。問曰。婆婆為誰。應曰。我乃留哥母。婢傳入。留哥從門內視之。令僕將母逐出。云此老婆風魔。母不得已。

於濟南日乞於市。夜宿悲天院。院主張社頭。一日於典庫見留哥曰。爾母何為不認留哥。曰。諸事休言。若肯壞此老婆。與銀一錠。社頭曰。可。留哥與社頭銀一錠。社頭將至院買米麪。日飼老婆。謂婆云。從今日勿上街。留哥見母不上街。謂社頭依其言。然且疑未決。不數月。母用銀盡。又上街。行乞至留哥宅後門。有婢抱留哥兒。兒見婆。輒入婆懷。婢遂以與婆。兒亦歡喜。惺惺。留哥妻見孩兒歡喜。惺惺。留婆日抱之。遂與飲食。婆亦隱其實。不與吳氏言。一日婆失手。跌下孩兒。磕破面。留哥見。將婆毆之。幾死。其妻勸止。至夜半。婆稍蘇。告吳氏曰。我洛州打車李清妻。爾夫是我親兒。我來此。既不見認。更與悲天院主銀。教壞我命。吳氏聞之。遽請婆婆入後堂拜謝之。留哥見之大怒。即毆擊婆。并吳氏。為隣家所知。執以送官。官召張社頭。具言其實。乃申于朝。將留哥劓于市。刑訖。吳氏敬養老母終年。

宋太學經德齋方清孫。蒙仲之弟也。出繼從叔位。將其叔田產盡貨之。別置已業。後得疾危殆。命道士設醮。道士出神。見乃叔云。螟此子者。欲其守先疇。今數世之產。轉鬻他姓。吾訴于帝。已得請矣。其家聞之。恐。再設醮。蒙



仲代作青詞叙悔過之意。語極懇切。道士再言乃叔云。非由衷之詞。蓋出他人之筆。病竟不起。

宋紹興十九年。沈約知潼川府。方坐衙次。忽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辨。旋踵間。雷雨大作。有神人絳衣高冠。露半身於庭樹之杪。指顧曰。撲即有大青。手出雲霧中。取執搗一卒。撲殺之。少頃開霽。沈公詢其所以。乃此卒請糧粟不與母食。其母常仰天而詈。故遭誅云。

宋洪州崇真坊址。有大井杜三者。汲水賣之。夏日則貨蚊藥以自給。有一母一弟同居。弟傭於餅家。惟兄以兩飯養母。然恃酗酒。小不如意。至於辱罵加箠。隣曲見者皆扼腕。導其母使訟。未及也。嘗夢其父告曰。汝不孝極矣。後復毆母。吾必殺汝。一旦大醉。歸復毆母。俄忽如狂。取所合蚊藥內砒霜。硫黃搗服之。走入市。從其徒求水飲。市人以為醉。不知藥毒已發矣。頃刻而死。

宋周凌司勳子婦。病腿間瘡。曉夕痛痒不可勝。唯以杖子挑之。乃少解。經累年。百藥勿效。聞有一吏夜主事。其司。招而問之。吏曰。當往叩之。見周司勳于冥司。問其婦疾。周曰。此婦不敬舅姑。好決罰女使。此其報也。吏明日語其子。其子懇告。吏復為致懇其父。父曰。婦已有死所矣。當在南京。又曰。吾所任掠剩大夫也。亦以平生刻薄。好斂民財。以奉縣官。故任此職。凡人財有定分。或其經營。或其種植。稍多其數。我即往取。世人不知也。職任非善處。亦安能救婦也。後其子不復南來。會其外祖知南京。力取之。醫治。懇辭不獲。至南京三日而卒。

宋建安人葉德孚。幼失二親。唯祖母鞠育。拊視。又竭力治生。嘗語葉云。術士言汝當得官。吾欲求宗女為汝婦。建炎三年。因避寇徙居州城。而城為寇所陷。時葉二十一歲矣。祖母年七十不能行。盡以所蓄金五十兩。銀三十錠付之。使與二奴婢先出城。戒曰。復回挾我出。勿得棄我。我雖死。必訴汝於地下。葉果不復入。祖母遂死。寇手及亂定。已不可尋訪。葉用其物買田。販茶。生涯日富。紹興八年。入蜀中。謁韓慥。問命。韓曰。必作官人。不讀書亦可。若問前程。相君氣色。恐有不德事。立秋後當為君說。葉大怒。幾欲箠辱之。同坐黃德琬勸使去。後十六日。葉得病。即嘔血。始以為憂。同行鄉僧



來貸茶。與之同歲。乃令具兩命。復詣韓。韓曰。記得此月初。曾看前一命。此人曾犯大惡。數日不死。吾不談術。僧歸不敢言。葉病中。時時哀鳴曰。告婆。婆當以錢奉還。願乞命歸鄉。勿凌遲我。竟以立秋日死。葉不孝不義。鬼神當殛之。客死非不幸也。

唐長安市里風俗。每至歲元日已後。遞飲食相邀。踰為傳坐。東市筆生趙太次當設之。有客先到。向後見其碓上有女童年十三四。着青衫白帽。以急索繫頸。屬於碓柱。泣淚謂客曰。我主人女也。往年未死時。盜父母錢。欲買脂粉。未及而死。其錢今在厨舍內北角壁中。然我未用。既已盜之。坐此得罪。今當償父母命。言畢。化為青羊白頭。客驚告主人。主人問其形貌。乃是小女。死已二年矣。於厨壁取得錢。似久安處。於是送羊僧寺。合門不復食肉。

周王彥偉。河南人。為性凶惡。好遊獵。父鞠養。憐愛極重。每戒不從。愈與惡人交遊。恣意射獵。父曰。射獵恐損生命。絕係嗣。偉不聽。常獵不止。兼逐惡人。恒為過惡。父母既見不止。凶行。罰杖五十。身瘡不得出。以恨父母。伺夜卧之後。密以土袋壓父母口。加身坐上。望氣不出。意令速死。無其瘡。瘡將為卒。忽見鬼來入室內。震動家內。大小並覺。翻偉床前。偉便仰卧。土袋已在偉腹。父母蘇覺。遂挽兒腹上土袋。不能去身。偉復見鬼壓土袋上。極困垂死。喝叫救命。合家大小及隣人併力挽之。畢竟不移。偉聲不出。但得。以手叩頭而卒。

昔迦默國鳩陀扇村中。有一老母。唯有一子。其子悖逆。不脩仁孝。以瞋母故。舉手向母。適打一下。即日出行。遇賊折其一臂。不孝之罪。尋即現報。苦痛不勝。後入地獄。受罪無量。

昔有暴惡者。令母執器。自構牛乳。構過量。母止之。言餘者可留。以乳犢子。其人既聞。即生瞋忿。以手搦乳。散其母面。隨著母身。乳滴多少。惡業力故。即令彼人身上。遍生白癩。

唐張法義。華州鄭縣人。年少貧野。不脩禮度。貞觀十一年。入華山伐樹。遇見一僧坐巖穴中。法義便就與語。會天晦冥。不歸。僧設松柏末。以供食之。謂法義曰。負僧久不欲外人知。檀越出。幸勿言相見。因為說俗人多罪累。



皆死惡道。至心懺悔。可以滅之。乃令沐浴清淨。披僧衣為懺悔。旦而別去。至十九年。法義病死。埋於野外。貧無棺槨。以薪木瘞之而蘇。自推木出歸家。家人驚愕。審問。知活乃喜。法義自說。初有兩人來取。乘空行至官府。入大門。又巡巷南行十許里。巷左右皆有官曹。門間相對。不可勝數。法義至一曹。見官人遙責使者曰。是華州張法義也。本限三日。何因淹留。至七日。使者曰。法義家狗惡。兼有祝師祝神。見打甚困。袒而示背。背果青腫。官曰。稽留多。各與杖二十。杖訖。流血滿地。官曰。將法義過錄事。錄事署發文書。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床。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云云。簿多。先朱勾畢。有未朱勾者。則錄之。曰。貞觀十一年。法義父使割禾。法義反顧。張目私罵。不孝。合杖八十。正杖間。即見昔巖穴中僧來。判官起迎。問何事。僧曰。張法義是貧僧弟子。其罪並懺悔滅除。天曹案中已勾畢。今枉追來。未合死。主典曰。懺悔者。此案勾了。至如張目罵父。雖蒙懺悔。事未勾了。僧曰。若不曾勾。當取案勘之。應有福利。判官令主典將法義過王宮東。殿宇弘壯。侍衛數千人。僧亦隨至。王所。王起迎僧。王曰。師當直

來耶。答曰。未。當次直。有弟子張法義被錄來。此人宿罪並貧僧勾訖。未合死。主典又以張目罵父事白王。王曰。張目罵父。懺悔不得。然師為來請。可特放七日。法義白僧曰。七日既不多。後來恐不見師。請即往隨師。師曰。七日七年也。可早去。法義固請隨僧。僧因請王筆書法義手中。作一字。又請王印印之。曰。可急去。還家脩福果。後來不可見我。宜以手印呈王。王自當放汝也。法義乃辭僧。僧送出。至其家內。正黑。法義不敢入。使者推之。遂活。覺在土中。以手推排得出。因入山。就山僧脩福。法義手中所印之處。文不可識。然皆為瘡。終莫能愈。七年後。兩目流血而殂。

元。杭州王文伯。至元。歸附。後遷居新安。子婦名西湖。性慧黠。喜塗抹。不恤其夫愚陋。一旦并其姑毒焉。携囊將遁。暴卒。隣人沈公夢其入牛欄。而生犢。面白唇丹。眉如畫。角如髻。遠觀。宛然婦人也。呼其名。則舉首笑之。則瞋目。或下淚。後捨入里寺。為常住牛。其兄在杭州聞之。至寺。齋僧懺罪。牛吐而斃。時人刊其像。貨焉。

唐馬敬宣。懷州武陟人。開元六年春。授司農寺丞。移家入京。妻亡。有二男。



一女皆幼小。後妻姓謝。前室兒女多被抑挫。衣食不足。鞭楚異常。敬宣皆不知因。夜作煎餅。一女年七歲。饑甚。竊而食之。謝氏候敬宣不在。以熱火筋刺其手掌。不經旬日。女乃死。又旬日。謝亦無病而卒。心上微暖。三日復活。敬宣問所見之事。曰。汝前妻訴我為火筋之事。冥司罰我生受爛足之報。今乃雙足痛苦。不可堪忍。敬宣遂視之。足果爛矣。膿血橫流。痛楚極甚。敬宣初不知火筋刺女手之事。及是聞之。甚加痛恨。謝氏所病三年。求死不得。醫藥彌甚。廣作功德。亦無濟益。

蜀杜判官妻張氏。與杜齊體數十年。誕生一子。平居不敬其夫。夫老病不能視聽。步履張待之若大氣。杜竟凍餒而卒。後張歿。將窆發引之際。覺秘器搖動。疑其還魂。啓棺視之。見張化作一大蛇。蟠蜿屈曲。骨肉奔散。俄頃徐徐奔林莽而去。人皆以為不敬其夫之報。

蜀主魚鳧。有弟葭萌。封之于苴。是為苴侯。久之。苴遣使求賂。蜀主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庫。火勢孔盛。時梓潼帝君伺之。命風師返火。明言苴之無道。須臾苴之行人皆死於火中。自是苴蜀交攻者三年。苴竟大敗。

### 嘉言

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反天不祥。○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天殃。○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厲而降之禍。○不禋於神。而請福焉。神必禍之。○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違天必有大咎。○人而欺天。莫大之罪。

貪着世樂。不信三寶。其後命終。墮餓鬼中。○若人不敬佛。及佛弟子。眾現世人呵罵。後世墮惡道。○若有眾生。出佛身血。毀謗三寶。不敬尊經。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毀謗如來。壞正法輪。於諸菩薩。訾辱傷害。不久當墮三惡道中。○或怨黷天地。呵責鬼神。貶斥聖賢。如是罪業。無量無邊。○誹謗大乘法。決定趣惡道。○破和合眾。不信因果。是無間罪。○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若有惡人。不信三寶。焚燒塔寺。經書形像。惡言毀訾。受極惡趣。無有出期。○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其罪實重。○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訕訕然。誕佛謂其說之不



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若有衆生聞說大乘。心不樂聞。調弄誹謗。當知則是邪魔眷屬。○不鮮此法而輒毀謗。百劫千生。斷佛種性。

**道**不信經法。妄生謗黷。命終之後。墮大地獄。○慢道輕教。自有陰責。○得吾真經。生不信想。誹謗滋甚。當來惡報。眉髮墮落。遍體瘡痕。○訾毀三洞大法經典。死歷九幽。出生野獸中。○舌爛壞者。從訾毀三洞大乘經教中來。○為人不信法。毀謗諸賢良。死受酆都獄。○誹師謗道。輕慢三尊。致墮諸苦。長與道隔。

### 感應

宋。胡昂。落魄不事事。每以累舉不第。灑酒罵天。太平興國初。羈游河朔中。途忽有一幅黑紙。從空而下。落于馬前。昂取視之。皆黃字天篆。乃上帝譴昂之詞。昂素精篆籀。讀畢。怒曰。何浪語也。擘捨昌者切擲之。躍馬而去。俄頃片雲忽起。雨亦隨至。霹靂一聲。則人馬俱仆。昂遂震死。僕夫收拾行裝。急奔前店。則風清日麗。了無纖翳。

唐御史楊詢。美居廣陵郡。從子數人皆幼。始從師學。嘗一夕大風雷雨。雷電震耀。諸子俱出戶望。且笑且詈曰。我聞雷有鬼。不知鬼安在。願得而殺之。可乎。既而雷聲愈震。林木傾靡。忽一聲轟然。若在于屋。諸子驚甚。即馳入戶。負壁而立。不敢輒動。復聞雷聲。若天呵地吼。廬舍搖動。諸子益懼。近食頃。雷電方息。天月清霽。庭有大古槐。擊拔其根而劈之。諸子覺兩髀痛。不可忍。具告詢。美命家僮執燭視之。諸髀皆有赤文。橫布十數。狀類捶痕。似雷鬼之所為也。

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經上明。見芙蓉方發。取還家。聞華有聲。恠之。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擊以箱案。懸於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披衣。堆座案上。有人寄宿。恣意污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身舍利。衆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生為奴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遂癩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枝。六旬乃枯。歲餘。舍利騰空而去。

唐勝州都督薛直。丞相訥之子也。好殺伐。不信神鬼。直在州。行縣還歸。去州二驛。逢友人自京來。謁直。延入驛廳。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出此食。謂何。友人曰。佛經云。有曠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此戒。



又俗所傳。每食先施。得壽命長。直曰。公大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知者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云。薛直汝大狂。愚寧知無佛。寧知無鬼。君命且終。必不見妻子。當死於此。何言妄耶。直聞之大驚。趨下。拜拜謝曰。鄙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誨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時。當急返。得與妻孥相見。不爾。殞于此矣。直大恐。馳赴郡。行一驛。直入廳休。偃。從者皆休。忽夢見直械繫而去。驚覺。入戶視之。直已死矣。於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子與別。曰。吾已死在北驛。身今是鬼。恐不得面訣。故此暫來。執妻子之手。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歿。

唐龍朔三年。崔義起。夫妻皆不信佛法。其妻之父蕭鏗。辛酒不入門。專誦法華般若。數千遍。一日妻亡。為備三七齋。乃附婢使素玉曰。我生時雖聞有地獄。而不之信。今受苦不可言。茲由汝等為我轉經。然燈。遂得暫歸。我過幾日更來。將素玉去冥司矣。至期。果然素玉暴死。乃見一大城官府。夫人入別院。須臾。火鑊鐵床。總至。夫人受諸苦楚。忽見父蕭鏗。坐蓮花臺。語素玉曰。我女生時。不用我語。不信善惡。常多瞋妬。今受此苦。汝婦可語信。

兜女作諸功德。使之解脫。時見一婆羅門淨華言僧從空中下。教素玉誦法華金剛藥師經各一遍。並作梵聲而誦。素玉並解言音。如是三日。素玉乃蘇。具言其事。時有薛將軍聞而敬之。設齋迎素玉。令試其經。及陞座誦之一字無遺。座中有梵僧合掌歎曰。一如西域語音無異。合眾驚訝。咸生正信。

昔有眾生。嘗嚼展吃瘖瘖。口不能言。若有所說。閉目舉手。乃不言了。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坐誹謗三尊。輕慢聖道。論他好醜。求人長短。強誣良善。憎嫉賢人。故獲斯罪。

昔提婆達多名菩薩作種種因緣。欲得然佛。然不能得。時南天竺國有婆羅門來。善知呪術。和合毒藥。提婆達多即合毒藥。以散佛上。風吹此藥。及墮已頭上。即便悶絕。躡地而死。

昔佛在舍衛國。無數大眾為說要法。時有外道弟子摩那祇女。宿罪深重。身帶木盂。以衣覆之。出舍衛城。至祇桓即祇樹寺。見世尊與無數眾。而為說法。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今日要在眾中。毀辱瞿曇佛姓華言。令我等師得



致供養。乃至衆中說偈。言此說法人。令我此身懷妊有兒。時大衆中多諸外道。裸形梵志。信佛者少。習邪者衆。聞此女語。皆共信用。其信佛者。內自思惟。昔佛在宮。捨王重位。捐棄綵女。出家學道。成寔正覺。豈有心眷此穢陋之女。時釋提桓因別釋名釋在如來後。執扇。內自思惟。此弊梵女。云何乃生此意。誹佛。化為白鼠。齧木。孟繫斷。聲震大衆。無不見者。其中不信篤者。皆愕然。此為何聲。乃震四遠。其中信佛之人。聞此音聲。歡喜踊躍。僉然同悅。尋有一人。從座而起。手執木盂。語彼女曰。此是汝兒耶。時地自開。全身即入阿鼻釋言地獄。時女宗族。追慕啼泣。不能捨離。不信佛者。即起懺悔。其信者共相告曰。誹謗之報。其罪現驗如此。豈云後世。

昔有衆生。兩目失明。都無所見。或抵樹木。或墮溝坑。於是死已。更復受身。既得生已。還復如是。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不信罪福。障佛光明。縫暗他眼。籠閉衆生。皮囊盛頭。不得所見。以是目緣。故獲斯罪。昔提婆達多種種變態。動王子心。立大精舍。得大供養。徒衆音少提婆達多。自言我有三十相。滅佛未幾。直以弟子未集。若大衆圍繞。與佛何異。

如是思惟。生心破僧。得五百弟子。後舍利弗說法教化。僧還和合。提婆達多便生惡心。推山壓佛。金剛力士以杵遙擲。碎石迸來。傷佛足指。華色比丘尼呵之。復拳於尼。尼即眼出而死。作三逆罪。復與邪師富蘭那外道等為親厚。斷諸善根。復以惡毒着指。抓側交中。欲因禮拜。以中傷佛。往而未到。於王舍城地。自然裂。火車來迎。生入地獄。

宋釋祖可。字正平。西蜀蘇伯固之子。養直之弟。崇寧中。止廬山。幼瞻家學。預江西詩派。雅思淵才。非古之下。一日猛省曰。眉宇向秋。專於吟詠。忽若死魔索戰。將何排敵。因叩一耆宿曰。歲乘秘典。何者為勝。耆宿曰。法華。君於群經。固可信矣。可即躬覽。已而告曰。此經可取。止有香風吹萎華。更雨新好者。一聯頗協意。可輕發此言。即感迦摩羅疾。華言白癩病舉身焦臭。不可近。逾三十年方殞。故叢林中。以癩可目之。經謂若見受持是經者。出其過惡。此人現世得白癩病。以可校之。佛言不虛矣。宋僧孝慈。居慈門寺。自幼依信行禪師。說三階佛法。以脩苦行。身常乞食。著糞掃衣。六時禮懺。隨所住處。以是化人。唱言。誦大乘經者。則入十方阿



鼻地獄。急須懺悔。一時在岐州說法。次有優婆夷。華言近事女持法華經。勸諸有緣同誦。慈言曰。汝持法華。不當根機。合入地獄。速須捨誦。餘者並捨之。其為首優婆夷。不念。即於大齋日。萬人聚會燒香。發誓曰。若某持法華。不稱佛意。願身染惡疾。令大眾見。又願生身陷入地獄。若某持法華。稱順佛意。願禪師即當此報。言已。慈即應時被神所打。失音不能言。其西高座唱集錄者。亦復失聲。內有五箇老禪。亦語不得。其捨讀誦人。睹茲異報。讀誦倍先。

宋景定中。京師一富人姓王。嘗聞人言金陵乃帝王州。繁華無匹。切慕之。且止二三百里之近。扁舟携所寵李氏同往。恣遊。歷覽至鐵塔寺。携手笑謔。後歸自省曰。寺乃神佛所居。誤為笑謔。遂命道士設醮謝過。其詞語云。始為金陵之遊。致有鐵塔之誤。詞奏上。奉帝旨。送三省進奏院看詳。致誤之因。院官閱簿籍。即無上件事迹。遂差天丁下所屬契勘。既至鐵塔寺。伽藍等神具析。方行彰露。却云。歲終方敢類奏。張祖師自進呈。帝大怒云。此等不敬三寶。笑謔侮慢。敢達天京。王李二人送雷司。鐵塔寺送火司。後祖

師力叩。此人愚昧。難免罪戾。但知謝過。欲望天慈。特賜輕減。再奉帝旨。王李皆賜死。鐵塔寺焚毀。若王生者。不自畏心。亦不畏神。悔而方知畏天。吁。亦晚矣。

五季中。進士孫樵。性尚剛介。不與群居。詆斥佛老。著無鬼論。自隴之蜀。過梓潼帝君祠下。侮辱無禮而去。抵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者不可進。欲投邸而不可得。遂呼曰。此乃北郭生張君。如果有靈。則指涯涘。如何。帝君令佐神舉火。一二示之。樵尚笑曰。廟奴誑我。再呼曰。神既在。何不為我止風雨。使我能止於平陸。如何。帝君笑曰。子所過神廟。必侮狎。指以為妖。笑以為誣。今悔之何及也。予示之炬火數百。山川明朗。可容行李。須臾風雨頓止。翌日留記于廟焉。自是孫樵終身坎坷而卒。

宋姑蘇翟秀才家乳婢王氏。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時。贅生於屍。日以痛楚。用膏藥傅之。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狗尾矣。自是不能行。用兩手於地。匍匐移足。方可動。伺犬彘就槽。趣隨之食。夜與共寢。踰半歲乃死。



宋亳州太清宮有一道人。氣貌甚揚。每携一小鑪於老君殿下煨藥而賣。衆方集。必指老君像大言曰。我乃彼之師也。衆頗惑之。莫不多欲得其藥。一日方指像大言。忽火自鑪出。飛入其身。須臾燄發。五體烘燒。衆皆以水沃之。沃不能滅。號呼跳躍。不勝其苦。良久。面老君像。俯伏如待罪狀。視之則已死矣。

宋果州鹽鋪戶師信。于乾道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設黃籙齋。託宋九四買獻上真酒。至二十三日夜四更。忽雷閃遶殿。大風翻屋。有一神將長丈餘。謂九四曰。師信家設醮。本令李吉甫買酒。汝剛欲為買。先除一引。固已獲罪。又取加饒先喫。却獻上真殘酒。罪不容赦。今汝壽未盡。汝福盡。當有天火焚燒。汝宜急告。其人慙衣拜跪。燒香至曉。方得風止。

宋趙提幹彥游。開慶己未。任湖南倉幹。庚申。鄂渚有警。趙亟許黃籙齋醮。遂得善歸。後咸淳辛未年間。就西山集福院賽醮。請光孝宮道士王若川告盟。但合用數目浩大。龍之鱗甲。悉用真金。力不能給。謀之建陽翁道真。則許以金紙代之。凡事簡省。遂請翁主行齋事。王若川雖同壇分任。而凡

事終不留心。蕪執事者俱不嚴肅。上貽天譴。未幾。道衆一行人俱死。若川亦感拘攣之疾。趙雖享年。已困苦無聊。一會中人無得免者。可不懼哉。元。新昌縣黃與行。至元辛巳。設黃籙大醮。托館客傅雲叔作醮壇。一宗文字。醮罷數月。雲叔忽患背疽。口中言語謬亂。其家請法官陳辛叔行法。附體童子云。傅雲叔作心詞。不直寫事意。裝成巧語。謂黃與行禮義傳家。詩書教子。黃與行貪虐鄙吝。破衆成家。安有詩書禮義耶。決脊杖二十。卧枕三年。押赴豐都收管。越三年。雲叔疽發死。後黃與行死。葬之縣外。有軍過掘其墓。斫尸為三段。受禍亦至矣。

唐衢之東華觀。物產殷贍。財用豐美。主持綱領。多恣隱欺。有監齋一人。其過尤重。不知禍福。不信神明。或聞罪福報應。謂之虛誕。常曰。道士用常住物。如子孫用父母物耳。何罪之有。以此故教誨不及。辯以飾非。給於應對。人有文過者。率引之。以為語端。既死。數年後。一旦道侶三五人。縱步園林。遊春肆目。坐石藉草之際。觀中牛十餘頭。飲斲於坐側。一人偶曰。某監齋常能排斥罪善。不信報對。量其積過。莫在羣牛中否。衆方言笑。一牛直詣



衆前驅之不去。試以其監齋呼之。號而雨。淚每呼名必隨應焉。道侶愍之。為拜章修齋謝過。遷拔。二日夜。寤夢致謝。言宿過已赦。徑得往生矣。三夕而牛斃。

宋真歇禪師清了。紹興十一年十月。在溫州龍翔寺。為衆作水陸齋。有行者九人。竊食供果。至夜皆死。有一人得行者所遺者食之。亦病焉。

北魏奚康生為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康生二兒暴喪。身亦遇疾。使巫視之。見季龍與豹為厲。謝之乃愈。

宋建昌王文卿。既以道術著名。其徒鄭道士得其五雷法。往來筠撫諸州。為人請雨治祟。召呼雷霆。若響斯答。紹興初。來臨川。數客往謁。欲求見。所謂雷神者。拒之不克。乃如常時誦呪書符。仗劍叱咤。良久。陰雨肅然。烟霧暫蔽。見一神人。戴冠持斧。立前。請曰。弟子雷神也。蒙法師召。願聞其旨。鄭曰。以諸人欲奉觀。故遣相召。無他事也。神恚曰。弟子每奉命。必奏上天。乃敢至。事畢而歸。又具以白。今乃以資戲玩。將何辭反命于天。此斧不容虛

行。法師宜當之。即舉斧擊其首。衆皆失聲驚仆。移時方甦。鄭已死矣。

宋湯顯祖。池州石埭人。兵部侍郎允恭之孫也。紹熙五年。為涇縣宰。初交印。主吏白三日當謁廟。湯叱之曰。吾行五雷法。神祇在掌握中。豈當屈身拜于土偶之前。但令具饌飲兩席。設于祠宮。而命車呵殿直造其處。與神分賓主。亢禮對酌。且言當官藉庇之意。吏民見者。切恠而憂之。是夜暴風。欵起。山水溢溢。縣治滄浸七八尺。至于臥床之下。文書籠篋大半入水。僅不傷人。皆以為慢神之咎。湯以廬舍損敗。伐木於林藪。一新之。又命畫工。王生繪神將大像七十二軀。奉事香火。心猶未誠。至次年春。為提舉官李唐卿子勉所按。罷去。

宋湖南帥別之傑。未得志之前。抵分寧縣。旌陽觀。縣近有賈孺人。適抱病。其子天錫。禹錫。命僧叩冥陽祈福。是夜至三更之際。聞衆鬼邀觀中土地。同往赴齋。土地辭云。今夜有大貴人宿此。職當呵護。不可行。良久。衆鬼歸。土地問云。赴齋如何。鬼曰。庖丁刀傷其手。齋不無腥污。監齋已攝刀於屋瓦矣。之傑聞土地貴人之言。心切自負。明早過其家。告之所聞腥穢之事。



賈於瓦上索刀驗之。果如其言。

宋淳祐辛丑吉之永新市人。於上元夕迎燈奉神。自晚至次日天曉。花燭交輝。極其奇巧。有小輩伍三者。素習滑稽。裝一秀才教學生數人。語言甚是山野鄙俚。士人見者惡之。隔二三日。夢一神人稱是孔夫子。叱之曰。汝何等人。敢以儒人為戲。吾必禍汝。未幾。全家遭疫。至於絕嗣。思此事。大聖人未必責此等小人。想儒中英鬼。陰見不平。托名以罰之也。亦可為戒。

宋南昌李知縣。到任謁先聖廟。見殿宇頽損。且基址湫隘。遂作新廟於縣南。奉安日。往移夫子聖像。十餘人擡舉不動。一士人在側曰。夫是之謂仲尼。李宰怒。正色責之曰。公為士子。而敢慢先聖如此。其人惶懼而退。至夜忽被陰吏追到一官府。曰。李知縣有狀申汝。侮慢先聖。命左右挾過決大杖二十。及覺。如癡人。自後更不識一字。雖姓名亦不能寫。

宋張翰。江陵人。業進士。其父前妻。生三子而亡。父再娶竇氏。翰竇出也。竇之生歲月日時。不利于夫。遂減歲遷就吉辰而歸于張氏。間與厥夫禱嗣於婦。真觀之三清殿。祝詞以所減之齒告焉。繼育數子。而翰父物故。會歸真觀。火竇密以錘五十萬與道士修殿宇。少時竇亦死。後數歲。翰為所憑。以手執髻。鞠躬曰。聽聖語。竇氏以詐偽之歲。誣罔上真。又弗詢于子。私用家資。已受考於陰府。今則為異類矣。事皆秘密。眾所不知者。如是不一。絲是荆人率聞之。噫。女子增減其年。以利適人者。為過不小。妄以告神。罪尤大也。專取家帑。以用構祠堂。不俾子知。神尚責怒。矧非禮而用者乎。

昔有一長者。供養大乘法師。日日說法。忽設午齋。大乘法師升座不食。長者跪曰。我今設齋。願師攝受。師告曰。臭穢觸我。我不可食。長者哀慙。即向世尊作禮。問言。設食供養。法師不食。勝上之法。何日聞見。世尊曰。僮僕以廁籌炊米。不生敬心。所以不食。長者憂惱。復以花香衣食。施財供養於佛。投誠懺悔。僮僕後墮地獄。身體俱然。狀如火聚。出大猛焰。燄然不息。然已復然。於彼獄處。復有諸虫。名曰鈎柴。被諸毒虫。嘗噉其身。生畜獸中。皆由往昔臭穢於師。常食屎尿。捨彼身已。雖生人間。常生邊地。從彼死已。速墮地獄。無量無邊。受諸苦惱。中巖禪師。水陸教戒儀。載潼川人家。以穢薪蒸作。聞空中呼曰。上聖不受食。施主無利益。以今其俗。蒸作。惟燒乾草。以二



事觀之。大而墮地獄。小而無利益。皆自不潔所致。人家事天。事神事親。事長。炊爨芻薪。可不戒哉。

漢劉根字君安。長安人也。少明五經。孝成。綬和二年。舉孝廉。除郎中。後棄世學道。入嵩高山石室中。崢嶸上下高五十丈。自崖北而入。冬夏無衣。身毛長一二尺。其顏如五十許人。深目多鬚。鬚髮多黃。長三四寸。其與人坐。或時忽然著高冠玄衣。人不覺也。衡府君在潁川。自說其先祖有與根同歲者。王莽數使使請根。根不肯往。衡府君遣廟掾王玘問起居。根不答。重遣功曹趙公山往達敬。根但言謝。府君別無他言。後潁川太守高府君到官。民人大疫。郡中死者過半。太守大小悉病。府君使王玘從根求消災除疫。烝之術。玘到。叩頭述府君意。根教於太歲。泄烝上。穿地作孔。深三尺。以沙著中。以酒沃之。府君從之。病者即愈。疫烝登時絕。後常用有效。後太守張府君到官。以根為妖妄。欲殺之。遣吏呼根。舉郡皆諫。以為不可。張府君殊不聽。於是諸吏先以此意報根。令去。人至未及語。根曰。張太守欲得見吾。何為也。吾當往耳。吾若不往。恐汝諸人必坐我得怒。當謂汝等不敢來。

呼我也。根即詣郡。時賓客盈坐。府君請根。使庭下五十餘人。將繩鞭杖立於根後。府君厲聲問根曰。君有道耶。答曰。唯唯。有道。府君曰。有道能召鬼神乎。若不見。即當戮汝。根曰。甚易爾。遂借府君前筆硯書一符。以符扣階。錚錚然作銅聲。即聞嘯於庭外。聞者莫不肅然。眾賓悉恐。須臾。廳南壁忽開。數丈。見四赤衣吏。傳呼避道。赤衣兵數十人。操持刀劍。將一科車直從壞壁中入。到廳前。而所見壞壁還復如故。根即命車上鬼。赤衣兵發車上。烏被下。有一老翁。一老嫗。反縛囚繫。大繩勾頭。府君熟視之。乃府君亡父母也。府君驚愕。愴然流涕。父母亦泣。責罵府君曰。我生時。汝仕宦未達。不得汝祿養。我死後。汝何犯忤神仙尊官。使我遭收縛囚辱如此。汝何面目立於天下。府君下床。向根叩頭乞赦。先人。根曰。唯唯。麾赤衣兵將囚出去。散遣之。科車出去。南壁復開。車過壁。遂失車所在。根亦即隱去。夫人當時暴卒。良久乃蘇。云。見府君亡父母大怒。言汝何故觸犯真仙。使我被罪。當來殺汝。其後月餘。府君及妻兒並亡。

宋丞相江古心。微時。與二三友閑行。至一廟。乃男子神。次至一廟。乃女神。



也。古心與諸友戲以男子神昇至女神廟。云送來入贅。是夜古心夢女神  
歛衽而啓曰。某乃貞潔之神。奉命血食斯土。請昇男神歸廟。毋污我。某以  
公異日當貴。故來稟覆。其三人隨從公者。亦略加譴矣。次日會諸友。意欲  
話及各言。夜夢女神詎責。公遂隱而不言。昇男神歸廟。後公果登相位。而  
諸友俱重病。獨公幸免。

宋潭州屬縣有典押張永者。伐神廟木豎一居。稍壯。搆架已畢。但未粉飾。  
張與其眷屬入內觀看。常有人應答。如喚茶。則曰茶來。如索酒。則曰酒來。  
不見有人。但聞有聲。衆謂此必廟神來取木。而陰據此屋。若先得官。負福  
氣鎮壓。然後徐徐遷入為好。適有趙主簿赴任。未入官舍。先寓數日。則其  
聲頓失。張遂遷入室。忽又聞有云。你令官負來哄我。候過獄中與爾相會。  
自後寂然。越一年餘。張適坐累下獄。未及一日。昏憤而死。徧身俱黑。委官  
究問。其僕供云。早晨送飯。乃煮一鰻鯉來與典押喫。未久即卧而死。其嫂  
曾云。鰻鯉魚頭可以醫瘡。今此頭尚存。索至看驗。魚乃四目。其眷屬自知  
此必廟神為祟。以戕其性命。甘願息訟。

宋王負外。魏人。以納粟得州助教。家富而性狠。狼戾自暴。出過神祠。未嘗  
加敬。或指而詈侮。虜亮正隆初。有士人通謁曰。宋中正。既延見。為縱陳禍  
福。其言似涉譏刺。王不悅。答之曰。天生德於予。禍福其如予何。客曰。君恃  
力復諫。匪朝伊夕。熒惑真君。將下臨君家。速禳之。尚可免戾。王曰。使禍可  
禳而去。則福亦可禱而來。子勿以不根之辭。誑惑於我。客咄咄不已。王叱  
遣之。經旬。又一客緋衣。亦稱姓宋。與王語如中正之辭。王曰。旬日前一宋  
秀才相訪。意欲相恐脇。吾固拒却不聽。君豈其黨耶。吾平生直心。於鬼神  
之事。無所畏敬。君衣緋衣而姓宋。得非熒惑之精乎。復叱之。其人出外。仰  
天大呼。即有塊火從空飛下。衆爭赴救。王猶鴟張大言曰。不足救也。此不  
過能藝廬舍耳。俄頃火燄旋轉。散為數十炬。王屋邸無遠近。一切蕩然。雖  
金玉堅白。俱成煨燼。其居之側。有火星廟。略無所損。

宋千秋鄉民王庭傑。家豪一鄉。兄弟析居。欲創大屋。使工師求木。嶺畔古  
祠有楛木。堪用之。度長三丈。圍丈餘。匠謂可作雙梁。但神祠在焉。為可懼。  
傑素狠傲。聞之曰。正恐木不中度耳。何足慮。往觀之。甚喜。即命斫伐。汗從



中出赤如血。施鋸解破。有聲嗥嗥如泣。竟治成兩梁。及立柱。欲舉。又有聲如牛。匠操斧詬罵。將擊之。誤中一役夫。幾死。是日具牲酒謝之。巫祝纒焚紙錢。暴得疾。還家三日死。庭傑殊不顧。屋成之次年。與弟庭佐以小忿興大訟。陷弟於死地。幾不免。旋為僕告其曾殺人。逮繫禁鞠三年。坐徒刑配袁州。貲產十喪七八。妻子苦異疾。繼亡。庭傑追悔曩事。而無及矣。

宋温州瑞安縣民。多事三郎神。廟中一鼓徑三尺二寸。不知何時何人所作。民間遇災殃。必擊之。立有報格。嘗一丐者往擊。見壁上有朱書十二字。云。此鼓響。盜賊長。此鼓壞。盜賊敗。紹熙二年。鼓自震響。人以為憂。纒數日。果有巨寇群至。百兵不能禦。王仁傑惡子也。入廟叩鼓。率眾昇贈之首。方擊一聲。恍惚有巨人在傍。叱曰。汝何敢動此鼓。便當有報。即不見。而空中飛片紙書曰。汝等動鼓。以十日為期。賊怒而碎之。旬日後。賊眾皆敗。郡縣上諸朝廷。勅封為感應侯。

宋台州民夫婦偕往廣德張王廟焚香。是日早。婦取行厨饅頭食其一。少焉入廟。夫語之使勿行。婦曰。不遠千里而專為此來。且止食一枚。又非輕烹豬肉。何為不可。遂入門。升梳洗樓裝飾。樓絕高大。凡以至誠詣彼者。多聞神王誦經之聲。婦見欄干前別有胡梯。將躡級而下。蓋虛處也。遂顛仆于地。血汗從口出。幸無他傷。唯胸頰微損。噦逆嘔吐。夫視之。乃所食饅頭也。扶掖而還。彌日方愈。

宋台郡都監趙訓武。所居與曹顯太尉第三子耘相近。耘嘗夢到天宫。自西廂迤邐過東北角。望塑神一軀甚大。瞻仰而行。長松巨栢陰森滿庭。肅然起敬。傍有兩甕。將就坐少憩。神搖手止之曰。不可。知為祠廟。急從東趨出。所經履處。屋以間計者踰數百。覺而恍然。其婿趙亮夫為廣德太守。遣信來。其女寄祠山圖一軸。展玩之。宛是宵夢所覩。始萌奉事張王之意。俄有携三畫詣其質庫。求十千。掌事者靳之。客曰。吾買時用錢三十萬。此名筆也。特以急缺之故。暫行權質。勿憲不來贖也。閱其。乃壽星像。以白曹曹命如數付與。旋又求益至三。凡滿二萬而去。徐視其二。乃祠山像貌。丹青燁如。其人後不復來。於是決意香火。訓武之子。喚工摹寫。捲納筒中。置於佛堂。久而忘加標飾。都監忽若為物擊。暈仆不醒。遂作神語曰。汝兒子



柰何拋我於污穢處。家人莫知其旨。或曰。三哥心忽慢。必其所為。問之果然。急使取之。已失所在。一小兒言。前日見某婢擲一箇竹筒在後園枯井內。試令下取。乃像卷也。污泥滿外。而絹素不濕。都監少頃即復常。而婢疾作。符療不效。夜卧叫呼徹曉。頭髮為鼠齧盡。經三日稍愈。全如癡迷。遂遣其出。聽其自如。曹氏舉家自後不食豬肉。

宋潭州有兵馬都監出於天武禁衛兵籍。得官既滿秩。府帥使押米萬石至鄂渚。因挈家行道。過青草洞庭湖。泊舟龍王廟下。當具牲牢禮謁。其人素強倨。且憚費。薦供菲薄。祝史白曰。神靈意頗不懌。宜每事加謹畏。都監不懼。夏夜月明。坐於船艙上。望大金沙堆。光如撒星。煜煜聚散。稍成五色。炫轉滿川。問舟人曰。此諸神皆出嬉遊也。其人笑曰。是乃鬼火耳。何神之為。取彈弓射之。蓋夙精此技。百發百中。纔一彈落。光采霍然而滅。舟人竊以為憂。明旦詣廟審視。則風神土偶捨故處偏側而立。徧體有拆裂紋。昨夕彈丸正在裂中。以告都監。使謝過。亦但再拜而退。至暮風敗其一舟。失米數百斛。罄二年俸。餘僅能償直。慢神獲咎如此。全家惟恐怖。幸不葬魚腹。

宋汾陰后土祠在汾水之南四十里。前臨洪河。連山為廟。蓋漢唐以來故址。宮闕壯麗。紹興間。陌虜女真統軍黑風大王者。領兵數萬。將窺梁益。館於祠下。腥羶汗穢。盈積如阜。不加掃除。一夕乘醉欲入寢閣。觀后真容。且有媒瀆之意。左右戒之。弗聽。率十餘奴僕徑往。未及舉目。火光勃鬱。雜烟霧而興。冷風激人。立不能定。統軍懼。急趨出。殿門自閉。有數輩在後。足脛為關闌剪斷。統軍百拜禱謝。乞以翌旦移屯。至期。天宇清朗。杲日正中。片雲忽從祠上起。震電注雨。頃刻水深數尺。向之糞污蕩滌無纖埃。統軍齋潔致祭。捐錢五萬緡。以贖過。士卒死者什二三。

宋會稽王氏子。壯歲時。以寒食節。擊撲外人錢。先詣土地堂焚香乞靈。曰。使我獲勝。當藝紙鏹為謝。既而不利。王氏家約。唯大節日得博戲。適三日已竟。念不能復取償。意甚躁怒。持杖叩擊偶像數十。一僕妻洒掃見之。勸止曰。土地實主一宅。所係亦大。豈宜以小故加羞辱。乃舍去。後二日。僕妻忽衝惡悶。蹶累刻方蘇。與夫曰。恰夢中行到塲頭。被兩吏牽掙。若赴冥速。



遇白頭老人烏帽道服。問之曰：此婦人有何罪？吏曰：亦無甚事。老人曰：若爾幸與我釋之。我前日為一白頭公行打荷，他相救。今不可不報。遂得放歸。是時王氏子有父服，裹白巾。故神云然。始知小小神祠，固有靈響。後王氏子發背瘡，呼號而死。人或謂擊神所致云。

宋建昌人黃昭度，與其鄉人為商賈。泊舟潯陽，月下彷彿見二人對語曰：昨夕金山修供甚盛，吾往赴之。飲食皆血腥，不可近。吾怒，庖人不謹，致其手鼎中。今已潰矣。其一曰：不敬神明，彼固為有罪。但責之太過。曰：吾亦悔之，顧無及矣。其一曰：何難之有？吾有藥可治。但搗大黃為末，調以美醋，傳之瘡上。非唯愈痛，亦且滅瘢。茲方甚良。第無由使知耳。昭度等適欲往金山，聞其語，意冥冥之中，假我以告。遂造寺中詢之。乃是夜有人設水陸於此寺。庖人揮刀誤傷指，血落食中。恍惚之際，若有擊其手入鑊中。數日楚痛徹骨，欲死。昭度等依神言瘡之，數日而愈。

宋平江常熟縣福山東嶽行祠，廟貌甚嚴。吳中謹事之。有胡子文者，踈峻人也。嘗舟行經廟下，乘醉與所善數人入廟。有二判官相對，所謂善惡二

部者。子文戲掣其惡者筆，同行以為不可，乃還之。還至舟中，酒既醒，頗憶醉中事，甚懼。因昏憤狂燥，忽見一使來曰：被判官命收君，遂逝去。沿路默誦金剛經。既至廟，見兩人相向而坐。其西向者怒甚，叱曰：汝為士人，當識去就。何乃侮我如是？對曰：為狂藥所迷，了不自覺。願乞微命，以歸。請後不敢。皆不應。子文但密誦經。至第三分，二人皆起。又二童則舉手加額，東向者解曰：此子一時酒失，原其情可恕。怒者曰：正以同官太寬，使人敢爾。子文叩頭曰：某能誦金剛經，若能賜之更生。當日誦七卷以報。怒者曰：若爾亦宜小懲，以所執筆點其背曰去。即蘇。徧身如舊。惟所點處生一疽，痛不可忍。百日方愈。子文自是日誦金剛經七徧，雖劇冗不敢輟。

宋池州梁昭明祠，累錢為藩，守給邦人欲集藩錢為神請封典。銅陵丞攝郡幕，委董其事。拆藩僅及五萬，丞忽顛仆，嘔血而死。

宋襄州龍興觀門摧圯已久，神王之像土塑，毀剝僅存其骨。有健步者取脚骨木，婦以為薪。其婦因爨置薪火中，但見焦黑，竟不成燄。撤而去之，婦坐竈前，自引其足燒于竈下。頃刻焦然，久乃覺痛。其夫視之，足已爛矣。



宋皇甫自牧罷融州通判赴調。由長沙泛江。六月劇暑。自牧在舟中。對神像之前。袒裼不冠履。忽舟師大呼曰。通判亟焚香。龍入船矣。驚顧有一物。繳繞超出水面。壓舟已低七八尺。腥涎流液滿舟中。鱗如大盆。其光可鑒。自牧惶懼。具公服百拜禱謝。舟且平。忽躍入水。響如崩屋聲。舟方無虞。此又裸露褻慢之所致也。

宋乾道中。饒州行者法滿。每以五更擊木魚報曉。嘗欲竊東嶽行宮殿上黃絹帳幔。迨暮潛身入伏於殿後。伺祝史就寢。及諸室燈火皆滅。方擬盜出。甫二鼓。漸見遍殿燈燭熒煌。侍衛竦立。外神朝謁。威風凜凜可畏。湏臾鬼卒數輩。擒一老媪至庭下。認其狀。乃錦標坊西居人王婆也。法滿常因化錢。故識之。俄聞一吏抗聲數其過。讀判語云。徒一年而放。獄卒即粹媪杖訖而出。內外黑暗如初。法滿竟穴壁竊帳而去。明日沿門求化如常時。至王媪家問安否。其子婦言昨夜忽背瘡發。痛不可耐。平生不曾喫熱藥。又無錢買金石丹劑。不知何為患此。見困卧床上。法滿固默會。但嗟嘆不與說所覩。媪旋亦獲安。乃悟放者不使至于死地。法滿目擊其事。略不驚。

懼。用帳涿皂為直椽。而題字不沒。為廟祝所認。訴于官。杖脊刺環。遂出境。尋即死。

晉義熙中。餘杭有仇王廟。高陽許憲為縣令。憲男於廟側放火獵。便穢祠前。忽有三白麈從屋走出。男引弓射。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反撲其面。欲去莫從。遂燒死。

宋婺源縣山寺曰感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破壞不葺。天王殿圯。以其柱為牛欄。恣肆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革。乾道元年。神降于法堂。呼俱會名呵叱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僧所有衣食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棄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亦從厨下冉冉空行而去。箱篋櫃檯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烟出其中。急覈視。悉煨燼矣。僧不勝窘憤。盡哀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詈其主云。汝乃赦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寢。待旦持還之。狼藉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竿。常時非三二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為神



攝至所居。室屋雄偉華麗。侍衛滿前。大人小兒皆着紫朱衣。亦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神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徙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宋紹興八年十一月。常州無錫縣南禪寺。寓客馬氏居鍾樓下。其婦產子數日後。一妾無故仆地。起作神語。斥其褻污。曰。速徙去。不爾。且有大禍。前日爨下食器破。乃我為之。汝誤答婢子矣。馬氏謂為妖厲。呼僧誦首楞嚴咒。祛逐厭穰之。厲聲曰。我伽藍正神主鍾者也。安得見迫。此鍾乃陳氏女所鑄。今百餘年。吾守護甚謹。凡寺以鍾聲為號令。每鳴時。天龍畢集。而今接官亦扣擊。吾以首代受之。不勝痛。盍為語寺僧。別造小鍾。遇上官至則擊之。若不我信。當以未來三事為驗。自此信宿。有娼女來設供。繼有商人劉順。施刺竿。又旬日。宣州僧曰智道者。來設大水陸三會。智公乃十地位中人。以大慈悲作布施事。宜加敬禮。語訖寂然。馬氏懼。即遷居。所謂三事者。皆如其說。

宋何澹之。東海人。官至大司農。不信經法。多行殘害。永初中。得病。見一鬼形甚長壯。牛頭人身。手執鐵叉。晝夜守之。憂怖屏營。使道家作章符印籙。備諸禳絕。而猶見如故。相識沙門慧義。聞其病。往視之。澹之為說。所見慧義曰。此牛頭阿旁即獄卒也。罪福不昧。唯人所招。君能轉心向法。則此鬼自消。澹之迷恨不革。頃之遂死。

元嵩縣東嶽廟甚嚴。年例以三月二十八日。市民慶賀嶽帝壽辰。每當酌獻第四盞。例是樂奏萬年歡。至元戊寅。樂人萬壽心思。是年荒歉。既無人主事。又無祗待。遂只奏商調小曲。後萬壽夢被綠衣吏攝至嶽廟清源真君殿下。真君問曰。前日嶽帝生日酌獻。尔如何第四盞只奏小曲。萬壽竟無辭以應。真君判云。決脊杖二十。連病三年。押赴海外鬼司收管。次日果背發一疽。其大如盃。連綿三歲而死。

昔樊師發迹長安。漸至于閩音閩國。比曷勞落迦城。有異羅漢。每往禮之。王初不信。以沙土切盆。羅漢乃告敬者曰。却後七日。沙土滿城。後二日雨。



寶滿街至七日夜果雨土填路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出  
宋安城荆山劉能翁號淡居館後林周氏主人建水陸能翁作無遮榜頗  
極詆毀是夜能翁如廁遽燈滅有從廁中呼淡居淡居能翁走入齋據案  
坐聲又在案下亟登榻睡聲又在榻下矣且云與君人鬼異途何用相毀  
如此能翁恐甚遂得心疾不久而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五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六



民○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  
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如懷姦慮神明  
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已所不欲豈可  
嫁禍於人○險用之適為作禍○陽淋不競則陰慝長○為不善

於幽而蒙刑於幽夫是謂之定論○內懷姦利承顏順旨其為禍患不亦  
深乎○人有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肆無所畏忌殊不  
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掩○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  
亂之源○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  
報遠近猶至○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反乎爾理也

釋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冤習交熈發於  
含恨如陰毒人懷抱畜惡菩薩見冤如飲鴆酒○嫉妬陰謀敗道壞德○  
人情險惡陰毒必流○面貌似銀盤心中黑如漆死後受波吒更莫稱冤



寶滿街。至七日夜。果雨土填路。無遺人。其先告者。預作地穴。從孔而出。宋安城荆山劉能翁。號淡居。館後林周氏。主人建水陸。能翁作無遮榜。頗極詆毀。是夜能翁如廁。遽燈滅。有從廁中呼淡居。淡居能翁走入齋。據案坐。聲又在案下。亟登榻睡。聲又在榻下矣。且云。與君人鬼異途。何用相毀。如此。能翁恐甚。遂得心疾。不久而死。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五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六



民。○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其心必內險。之害其身必外危之。○如懷姦慮。神明殛之。○人。道。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已。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陰。用。之。適。為。作。禍。○陽。淋。不。競。則。陰。慝。長。○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幽。夫是謂之定論。○內懷姦利。承顏順旨。其為禍患。不亦深乎。○人有為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肆。無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掩。○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反乎爾。理也。○釋心之可畏。甚於毒蛇。惡獸。怨賊。大火。越逸。未足喻也。○冤習交熾。發於含恨。如陰毒人。懷抱畜惡。菩薩見冤。如飲鴆酒。○嫉妬陰謀。敗道壞德。○人情險惡。陰毒公流。○面貌似銀盤。心中黑如漆。死後受波吒。更莫稱冤。



屈。○閉門私造罪。准擬免灾殃。被他惡部童。抄得報閻王。○毒心內盛。徇私欺怠。則墮畜生。○若諸衆生。因其積集諸惡業。故所感一切極重苦果。○懷毒陰謀。則累劫彌結。無解脫之期。○常懷慘毒。無慈愍心。造一切罪。○張機者。困於機。設險者。困於險。○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含想毒念。嫉妬於人。天神糾筆。地官奏言。注名黑簿。考至殺身。寂不可犯。害及子孫。○勿懷毒惡心。陰謀諸一切。以身譬他人。能作是念者。可證無上道。○陰賊凶虐。則三官執罰。○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含生積惡。過重業集。地獄之報。有所不容。○萬過千愆。積而不解。地獄之報。瞋目不逃。○為惡於明顯者。人得而誅之。為惡於幽暗者。鬼得而誅之。○積諸罪業。行諸苦毒者。鬼神害之。千灾隨之。○陰賊良善。則有陰禍。○陰匿暗昧。伏奸蔽欺。不義不仁。無恩無德。北斗定為大惡。○包貯險心。始於害人。終反害己。○外無害人之跡。而陰運害人之機。受禍者。初不甚覺。而見遠者。實誅其心。○牢獄枷鎖。切身者。從詭毒阿黨中來。○越

奸越狡越。教窮。奸狡原來。天不容富貴。若從奸狡得。世間呆漢。吸西風。○乾坤宏大。日月照鑑。分明。宇宙寬洪。天地不容奸黨。

感應

宋丁謂為相。姦邪擅權。讒逐忠良。貶李文定於衡州。遣中使齎詔賜之。不道所以。李聞之。欲自裁。其子東之。救之得免。謂因肆行貶竄。貶寇準為雷州司戶。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蓋指曾嘗以第宅假準。曾蹶然懼。遂不復爭。謂惡準迪。必欲置之死地。初擬準崖州司戶。馮拯曰。崖州再涉海波。乃改雷州。後半歲。謂得罪。遂貶崖州司戶。有作詩送謂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初謂命宋綬草寇準責詞。曰。春秋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謂道出雷州。準遣人以責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謂道出雷州。準遣人以蒸羊迎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人皆謂天道報復。安可誣也。宋南康都昌縣傅氏女。將適江州彭氏子。求故紙於同居從兄。欲以包裹付物。其從兄素懷嫌隙。遂將經卷數幅。皆書戲謔詩詞。及往來書信等與



之後彭氏子見而大生疑嫌。此女莫能自明，遂自經死。越三日，彭氏子暴亡。將殮而甦，言曰：被二紅衣人扯去，到一大庭闕，有王者中坐，引其妻與之供對。遂對以見故紙之故，方疑信間，而彼自經死，非我殺之。王遂問故紙緣由，妻言其故。王命吏書其從兄姓名，遣二卒追問，不逾時其從兄至，便自承伏。王即就案判斷，吏讀判云：其從兄放還，減壽二紀。彭氏子放還，傅氏女因緣未終，令再生彭氏家作男子。讀訖，妻大哭，彭亦哭。吏推出門而甦，遣人報傅氏，其從兄亦暴亡。方甦，所言亦同。彭後再娶生男子，命名曰傅生，越八年從兄死，年三十九。

宋乾道初，鄉人有劉氏徐氏，同結省課，俱在場中，互相檢點。劉見徐文卷勝，遂擲棄之，給云：人叢中不覺誤為失之。徐乃涕泣徧尋，有一吏見卷收置袖中，問姓名，同遂還之。云：因人擲之地上，我為收在。是歲徐遂登科，而劉下第，亦異事也。

宋曹州人趙諫，嘗為小官，以罪廢，惟以錄人陰事，控制閭里，無敢逆其意者。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為其羈縻，俯仰取容而已。兵部員外郎謝濤知曹州，盡得其凶跡，逮繫有司，具前後巨蠹狀奏列。章下御史按治，姦賊狼籍，遂論棄市。曹人皆相賀。因此有告不干己事法，著于勅律。

元至元癸未，吉州安福縣劉頴質，疽發背，治之瘥，復發于臀，再治之瘥，復發于背。醫者曰：人事盡矣，恐有天殃。頴質遂命道流告斗。是夕告斗既罷，道流語頴質曰：此非告禳可免，恐君行已有積愆也。道流既去，頴質遂卒。即有一人持牒來，追引至陰司，見閻摩王。王坐殿上，責問頴質曰：汝生犯天律，故杖爾，告斗遽可免乎？頴質對以無罪。王者曰：汝在人家作館，作許多罪過，頴質遂對以平生館寓歷某處某處，所作為皆可對人言。忖之於心，一毫無愧。王者曰：汝館寓某人家，造端令其致訟，遂至兩家破蕩，豈得無罪？頴質曰：此乃某弟頴立，非某也。王命吏取籍觀之，語頴質曰：時爾弟尚幼，未能畫謀，發蹤指示，皆爾為之。頴質不服。王遣人追其弟頴立，須臾至庭下。王具以其事問之，頴立曰：某少從兄在彼受學，兩家構訟時，兄以東家不能禮待，嘗遣某與之言，今若論此罪，與之言者實某，非兄。王曰：陰司論惡定報，不准相讓。時頴質已服。王發赴刀劍獄受報，令送頴立還頴



立忽如夢覺。俗言其事。遂作佛事追薦之。

唐杜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通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旺氣。故衣祿富盛。他日正倫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及鑿之日。川流如血。諸杜遂衰。諸杜雖衰。而正倫旋亦受害。貶死橫州。

宋宣城符離鎮人符助教。善治癰疽。而操心甚亡狀。一意貪賄。病者瘡不毒。亦先以藥發之。前後隱惡不勝言。嘗入郡為入療疾。將辭歸。出市買果子。正坐肆中。見一青衣卒忽至。瞠目曰。汝是符助教耶。陰司喚汝。示以手內片紙。皆兩字或三字作行。市人盡見之。疑為所進人姓名也。符曰。使者肯見容我到家否。曰。當即取汝去。且急歸。以七日為期。遂不見。蒲城相傳符助教被鬼取去。及還。至鎮岸。臨欲登。青衣已立津步上。舉所執藤棒。點其背。符大叫好痛。青衣曰。汝元來也。知痛。所點處隨手成大疽如益。凡呼號七晝夜乃死。

宋李符真宗時為諫議大夫。時盧多遜當貶。求見趙普。云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雷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寬宥。乃

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雷州。到郡月餘卒。

宋江南計吏止于傳舍間。及將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為昔時剌。喉而死。後人戒曰。千里井。不瀉剌。

宋奉符令錢若愚。早歲補官。姦險狠愎。在處多不成任。晚亦逆蹇。子女淪喪。觸目無聊。因投詞於龍虎山。扣頭禱謝。是夕夢一神叱曰。汝姦險狠愎。奪筭將盡。尚何謝焉。未幾果卒。

晉時張駿。據有梁州。忌害鎮軍將軍武威陰鑿。以其宗族強大而多功也。遂諷其主簿魏纂。使誣鑿謀反。駿逼鑿自殺。後三年纂病。見鑿在側。遂死。未幾駿亦卒。

宋張商英。監荆南鹽院。周師厚為湖北提舉常平。有供給酒數十餅。陰俾張賣之。張言於察訪蒲宗孟。劾其事。師厚降官。後數年張為館職。囑舉子於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商英奪官。始亶廢斥累年。熙寧中張為御史。力薦進用甚峻。至是反攻商英。亦世之所謂報也。



昔張中父子。動輒忿爭。指天罵日。以自表見。及其子姪互爭分業。亦復如是。祠祀鬼神。更相呪詛。父子兄弟。可謂愚狠。不數年間。死喪淪亡。一門殆盡。雖有一房不預。亦復破敗。不及曩時。此皆指天地以證鄙懷之報也。宋有楊長者。出入一寡婦家。頗似親密。人或議之。寡婦素悍。不勝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詛其人。不一年。寡婦與楊長者兩日相繼而死。宋程華。既取炭丁輸官錢。偶無文憑。炭丁問索。程華遂與炭丁於神前呪詛。以自明。云。我若得錢額。我死後為汝家牛。未數月。華亡。炭丁家果生一牛。額上有程華字。

昔堰典妻。嘗與人私。又嘗竊鄰家一巾。鄰家詬罵。典乃自呪。呪他曰。若我妻果與人私。及竊汝家中者。當為雷霆所擊。否則汝亦如之。是夕即雷霆大震。果皆斃於雷斧之下。典脇下有字曰。痴人保妻貞。將身以為質。妻脇下亦有字曰。行姦為盜。當使皆知。

昔佛在世時。有一長者家富無子。更取小婦。後生一男。大婦心妬。遂刺其兒。小婦疑之。謂彼大婦。汝殺我子。大婦愚痴。不信罪報。為發呪誓。我若殺

子。使我世世夫為蛇螫。兒為水漂。或為狼食。自食已子。身亦生理。父母居家失火而死。作是誓已。死墮地獄。罪畢得生人中。為梵志女。長大嫁人。同夫歸寧。夜宿樹下。蛇毒其夫。挈兩子行。前渡大水。大者溺河。小者狼食。涕泣欲歸。路逢一人。問家安否。其人啓云。為火所焚。無復存者。婦不能活。再嫁一夫。臨當產時。其夫或忿。取所生子。煮而與食。婦既食子。便棄其夫。更復適人數日。夫死。彼國王法。其夫死者。婦合生理。凡前自呪。一一受之。自呪呪身。如佛所說。不為虛語。衆生奈何。不向正道。而樂為此呪詛事哉。宋郭引鳳。紹興己卯。被攝入冥。見一婦人。鬼卒以鐵丸大小如蒸餅。填塞其口。繼以百煉銅汁。擊其口。灌之。既絕。復甦。既甦。復灌。如是數四。苦不可言。引鳳曰。此何罪乎。鬼卒曰。此人生前。好行呪罵。故獲斯罪。唐呂用之。為高駢所殺。發其中。掌得一石函。內有一枚銅人。長可三尺。身被桎梏。口貫長釘。背上疏列高駢鄉貫閭里官品姓字。為厭勝法。嗚呼。用之欲制高駢。反為所戮。當知埋蠱厭人。未必果能害人。適所以自速其禍。戒哉。



宋襄陽鄧城縣有巫師能用妖術。敗酒家所釀。凡開酒坊者。皆畏奉之。每歲春秋。必遍謁諸坊。求丐年計。合十餘家。率各與錢二十千。則歲內酒平。善巫亦藉此自給。無飢乏之慮。一歲因他事。頗窘。用文詣一富室。有所求。曰。君家最富。瞻力足以賑我。願勿限常數。主人拒之甚峻。曰。年年餉君二千錢。其來甚久。安得輒增。寧敗我酒一錢。不可得。巫嘻笑而退。出駐近店。遣僕回買酒一升。盛以小缶。取糞污攪雜。携往林麓。禹步誦呪。環繞數匝。瘞之地。乃去。適有道士過。見之。識其為妖。而不知事所起。巫還店。甚喜。俄道士亦繼來。少憩。訪酒家。見舉肆。遑遑憂窘。問其故。曰。為一巫所困。今酒甕成列。盡作糞臭。懼源源不已。欲往尋跡。哀求之。道士曰。吾亦見此人。不須往求。吾有術能瘳。但已壞者不可救耳。即焚香作法。半日許。臭止。又言。凡為此法。以敗五穀者。若用糞穢。罪甚大。君家宜齋戒。當奉為拜章。上懇其家。方愈。志迫切。趣營醮。道士伏庭下。踰數刻。始起。曰。王帝有勅。百日內。加彼以業疾。然未令死也。自是巫日覺蹙。問痒。爬搔不停。忽生一贅。初如芡實。累日後益大。巍然徑尺如毬。而所係搖搖才一縷。稍為物所觸。則

痛徹心膂。不可履地。子孫織竹為篋。舁以行。丐飲食。屎溲雜篋中。所至皆掩鼻。歷十年乃死。

唐洛陽丞宋之慈。太常主簿之問弟也。羅織殺王同皎。初之慈諂附張易之兄弟。出為兗州司倉。遂亡而歸。王同皎匿之於小房。同皎慷慨之士也。忿逆常后。與武三思亂國。與一二所親者論之。每至切齒。之慈竊聽之。遣姪曇上書告之。以希常旨。三思果大怒。奏誅同皎之黨。兄弟並授五品官。之慈為光祿丞。之問為鴻臚丞。曇為尚乘奉御。天下怨之。皆相謂曰。之問等緋衣。王同皎血染也。誅逆常之後。之慈等長流嶺南。一日見同皎擊之。七孔流血。遂死。時客有問於浮休子曰。來俊臣之徒如何。對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獲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為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王喜。周年之後。無可送。王曰。汝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豺默無應。遂斷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未幾俊臣之徒皆遇禍。

唐宋申錫初為宰相。恩渥甚重。申錫亦頗以致昇平為己任。時鄭注交通縱放。以擅威柄。欲除去之。乃以友人王璠為京兆尹。密與之約。令察注不



法狀。獻其狀。擒於京兆府杖殺之。既約定。璠翻覆小人也。以注方為中貴所愛。因欲親辱之。乃盡以申錫之謀語焉。注因逃於右軍。不旬日乃偽作申錫之罪狀。令人告之。云以文字結於諸王。圖謀不軌。以衣物金寶寄王為質。且令人劬其為手跡。皆至逼似。獄成于內。公卿衆庶無不知其寃也。三事已降。迭入論之。方得謫為開州司馬。至任數月。不勝其憤而卒。明年有恩詔。令歸葬京城。至大和九年春。其夫人亭午於堂前假寐。次見申錫從中門入。不覺驚起。申錫以手招之。乃下階曰。且來。有少事要令君見。便引出城。似至漉水北。去數里到一墟間。見一大坑。坑邊有竹籠及小板。匣者數枚。皆有封記。申錫乃提一示夫人曰。此是邢賊。因憤怒叱咤。問曰。是誰。曰。王璠也。我得請於上帝矣。復詰其餘。曰。即自知。言訖。拂然而醒。遍身流汗。當時言於家人及親屬。且以單記於衣箱中。至其年十一月。璠果以事腰斬於市。同受戮者數人。皆同坎埋於城外。乃知宋公之神靈為不誣矣。

宋雲安軍知軍郭黃中。一日詣十里外栖霞宮燒香。夢土地之神告曰。公政事雖明。然事有隱匿。不敢不預告。明日有解私宰耕牛者至。九人之外。宜察之。詰旦。巡檢司果以九人解至。有一兵自稱捕獲。欲請功賞。蓋牛乃兵殺。嫁禍九人。而又執之以希功賞。公一詰之。兵即伏罪。

宋陳周士為嘉禾倅。攝郡。一日宴客於月波樓。有周監酒者。乃趙德淵之隸。是日適以小舟載客薄遊。初不知郡將之在樓也。周士顧見之。周急棹趨避。周士令詢之。知為周也。怒形於色。曰。某不才望輕。遂為一卒相侮如此。乃捃摭其數事。作書達之於趙。備言賊濫過惡。時趙守吳。即日遣建決脊編置。仍押至嘉禾示衆。時方炎暑。周士乃裸而曝之。烈日中。瘡血臭腐。數日而死。臨危嘆曰。陳通判屈打殺我。當訴之陰府矣。後三日。周士旦出。忽大叫云。周監酒打我背甚苦。即發背疽死。時寶祐丙辰也。

宋黃子由尚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尚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略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於琴奕寫竹等藝。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時趙師宰從善。知臨安府。立放生池。碑於湖上。高文虎炳如。內翰為之作記。誤書烏獸魚鱉。咸若商曆。以興既而。鋟石分送朝



行。胡夫人一誦即知其誤。會炳如以藏頭策題得罪多士。而沒善又以學舍張蓋毆人等嘗斷其僕。諸士既聞其事。遂作小詞譏詆之。所謂夏王道不如商王。這鳥獸魚鱉是你者。乃胡氏直指其誤也。他日胡氏殂。其婢竊物以逃。捕得之。送臨安府。沒善銜之。遂鞠其婢。教言主母平日與奕客鄭日新通。所失物乃主母與之耳。因逮鄭繫獄黥之。未幾子由以帷薄不脩去國。事之有無固不可誣。而從善之心甚薄矣。後十餘年。沒善死。其子希蒼亦死。其婦錢氏婢處獨任一幹主家事。有老僕知其私。頗持之。錢氏與幹者欲滅其口。以他事繫官。竟斃於獄。且擅焚之。未幾僕家聲其寃於憲臺。時林介持憲節。方振風采。遂逮錢氏于庭。經營區援。僅爾獲免。而幹者遂加黥配。信人之存心不可以不厚。而報復之理昭昭不容揜也如此。宋姚孜慶曆間同舒州桐城縣主簿。王虎被檄前往大雲倉盤量。上供米麥。孜受監守等金銀財物。虛槩欠折正數小麥八千餘石。回申上司。虎但見書姓名。初不知之。及事敗。送壽州根勘。孜不欲獨受賊名。乃將元受金橐一隻。銀橐五隻。漆橐若干。副以他物。遣親信送與王虎。虎不受。先教

所差人。詐稱中路溺水。書偶漬壞。請暫留信籠。俟歸別取書來。虎不疑留之。未幾上司忽有文字。備坐壽州勘院公文。追攝王虎赴獄。照對姚孜受賊公事。虎至此始悟為孜所賣。悔已無及。洎到獄。孜乃厚誣王虎。以為實同受賊。尋於王虎家搜到元受橐子。集行人驗視。果皆良金。虎語塞不能對。俄至氣結而死。孜因百計厚賂推勘。盡將所坐坐之。孜遂得脫。後數年通判潞州。一日出游湖上。而王虎遊魂亦遊隔岸。遂得執孜。不復放捨。自此即恍惚如狂。常若與人毆擊。甚至口鼻流血。既絕復蘇。如是三年。每年必五七作醫巫法籙。皆不能治。時錢延年知潞州。陳晃為運使。因為聞奏朝廷。乞暫差道錄宋之才到州救度之。才既到。即為聞奏真武。初藝奏牘。則孜已從卧榻趨出。俯伏於真武案前。細自陳白。當初實是孜起心受賊。非干王虎之事。孜洎事發。又不合嫁禍於虎。至今虎寃死。敢望慈悲。特賜原赦。時錢延年命吏傍錄其語。俟醒示之。孜大慚。即日致仕。未幾遂死。唐王屋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暴疾而殞。未及葬。縣令獨在廳中。見公孫具公服從門而入。驚起曰。與公幽顯異路。何故相干。公孫曰。某有寃。要見



長官請雪。嘗忝僚佐。豈遽無情。其命未合。盡為妖婢所厭。以利益竊。某宅在河陰縣。長官有心。倘為密選。健吏齎牒往捉。必不漏網。定堂簷從東。第七瓦墮下。有其形狀。以桐為之。釘布其上。已變易矣。言訖而沒。令異甚。乃擇強卒素為綽所厚者。持牒并書與河陰宰。其奴婢盡捕得。遂於堂簷上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繞其身。木漸為肉。擊之啞然有聲。綽所貯粟麥以伺閑居之費者。悉為所盜矣。縣遂申府。奴婢數人皆殮枯木。

嘉言

**儒**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見義不為。無勇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苟不至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多行不義必自斃。○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水倍源則川竭。人倍信則名不達。○廢義則利不立。○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時。法令非義也。○不義不暱。厚將崩。○不容於天地之間。其惟不仁不義乎。○貧不守則致凶。貴不仁則變咎。○仁則生。生則久。久則廣大。不仁則賊。賊則削。削則枯滅。義則成。成則積。積則充實。不義則敗。敗則散。散則耗蕩。

**釋**事君親而失節。雖殺身而不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三毒奔馳。百憂總萃。了無仁義。頓失慈悲。○恒多造作諸惡業。不曾發起一善心。是人直趣阿鼻獄。當受無量眾苦惱。○惡起能掩善。禍起而福傾。○惡顯於事業。獲罪於幽冥。○惡人行惡。命短苦長。

**道**劉強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當。向背乖宜。○剛非克剛。暴而無親。善念斯絕。何惡不臻。○過生於輕慢。罪生於不仁。○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誑。○人心惡。天不錯。○不善者動與天逆。靜與地反。○不仁不義。致使鬼神相害。疫毒流行。○禍起傷身。蓋是不仁之名。○家和貧也好。不義富如何。○不結子花休要種。無義之人不可交。

感應

昔潭州湘潭縣有村民愚蠢。其妻嘗招納一商。村民固知覺也。久而妻與商謀殺其夫。其鄉之山巔有龍窟。每煙霧自窟中出。則必雨。旱傷則鄉人於此祈禱。一日商與民往觀。因推民於窟中。歸會鄰里。與其妻為夫婦。月



餘村民忽歸。妻與商意其為鬼。呵叱逐之。村民往告其親。親與訟之官。官審其故。對曰。方推下之時。窟傍皆茅葦。隨茅葦而落。故得無傷。窟中甚黑。久而漸光。見二小蛇居中。盤旋不動。窟中乾。但有一勺之水。甚清。掬其水飲。不復飢渴。意蛇龍也。時祝叩乞庇祐而已。每窟中烟霧騰繞。則蛇漸大。頭角崢嶸。出窟而去。已而雨下。如此者六七。一日攀拏龍尾而上窟外。則龍尾掉而墮於窟旁。遂歸。轉聞上司。時胡石壁為提刑。勘其事。以妻與商皆抵罪。

宋太和魯安強。未達時。家貧嘗登快閣。倚欄觀書。廣帥艤舟閣下。一見竒之。密詢姓名。即舟中召見。許妻以女與之。女歸家泣曰。諸姊妹俱適官人。妾獨適貧士。帥撫其座席曰。他日魯郎會坐此座位。曾初已聘同邑武溪溫氏女。帥許妻之。遂停前婚。雖已娶帥女。尚貧儒也。往就鄉校。道經武溪。過溫之門。適溫女窺窓。異其容貌。語婢曰。此人儼如灌口二郎神。婢曰。即先所議魯郎也。女恨而縊焉。曾後登第在五甲。不就。納勅歸里讀書。次科再領舉。再登科。復在五甲。再欲納勅。夢一神人引至小室。見懸一婦人。覺

思之。知為溫氏也。自知以此損前程。不復納勅。升四甲。後官至四川茶鹽提舉。川旱。曾以鄉里車水注田法。教人造龍骨車。絞水蔭注。蛟精作妖。公決灌江。江水為赤。或謂真灌口二郎後身也。或謂公有宰相器。因停妻損德。故止是云。

宋開封府大桶村張氏家富。有孫助教者。為其行錢。張之子少年。一日至孫助教家。妻女出侍。張見其女有色。謂其父母曰。某欲娶之為妻。解一玉帕環與其女。曰。以此為定。張去。鄰人皆賀曰。有女為百萬主母矣。張一時止是戲言。後娶他族。忽一日。此女氣噎而死。孫召件作具棺以殯。件作謂小口喪不可停。某有園在五里岡頭。可以殯葬。孫如其言。件作心利。玉環可直數萬。遂往發棺。見女復活。謂件作曰。我何在此。件作脅之曰。父母以汝不肯適人。使我生理於此。今不可歸。不如從我。女無所言。遂往從之。件作帶以為妻。婦人常有往張家會問之意。忽朝廷劉太后上仙。郡括件作扶護殯葬。一日。婦人賃馬往張氏之家。張以為鬼。遂用杖鞭撻至死。件作之母。謂打死其婦。告之官。張氏下獄。事既明白。獄具棄市。



宋鄭朝儀從子娶陸氏。鄭嘗謂陸氏曰：我若不幸死，汝母得再嫁，汝死我亦如之。陸曰：要共百年偕老，奚為出此不祥之語？居數年，鄭果感疾，自度必死，臨終對陸復申言之。陸但俛首悲泣。鄭死，陸携嫁資改適曾工曹。曾一日攷試他郡，陸氏昏暮獨坐，恍見一評投書，陸視之，則筆札宛然前夫手札也。詞曰：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相懽，俸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何人而輕許，違棄我之田疇，攘資財而遂去，不恤我之有子，不念我之有父，義不足以為人之妻，慈不足以為人之母，吾已訴於上蒼，待理對於幽府，陸愧駭汗，未幾果卒。

宋醫官童修己，本兩浙杭州人也。少為僧，禮錢藥王為師。郡中有王十五郎者，泛海為賈，富有財產寶異，人謂之王都綱。其妻汪氏好事佛，日夕多請錢藥王齋，有一行童偕行，童少年，汪且慕之，後與之私，歷時久。汪謂童曰：我誠欲與你為夫妻，其如十五郎何？汪與童謀，鳩殺之，遂為夫妻。郡中人以次皆知之，又庇王家之財，注洎童知不可住，遂遷入京，以醫藥為業。後入太醫院，差送兩浙衣襖至杭州，郡守日以延接，晚歸驛，至沙河塘橋。

南馬前忽見王十五郎云：我尋覓你來十餘年，亦知你在京作官。大江所限，無由到京，不期今日再得見，你誠殺我還我命來。我今隨你入京，童於馬上聞知，不覺狂亂，王遂不見，還京卒于家。

昔楊大同隨其兄之官舍，遇一婦人抱一女孩，遂與之私。自此即枯瘠如豺，一夕復遇其婦人，告以實曰：我爾三生前妻也。此女即爾女也。爾為商於池州，顧戀不歸，我貧困無以自給，遂投井死。上帝約法以爾逐利忘家，致令妻子身死非命，雖別有善業，當得一第，然終不享也。果如其言。

宋史堂微時已娶，及登第，傲然自負。一旦遂有不得富貴家女為妻之悔，大薄其妻，不與同寢。其妻鬱鬱不得志，因感疾，凡數歲，堂不一顧。妻亦飲恨，臨終，隔壁呼堂謂曰：我今死矣，爾忍不一視我耶？堂終不顧及死，心自不安。乃從邪說，謀為厭勝，以土器蓋其面，兼以索加木束縛其屍而殮。是夕，女見夢其父曰：女託非人，生懷愁恨，死受厭勝，然彼亦以女故，壽祿皆削盡矣。明年果卒。然則無行於妻子，是可為乎？

昔南京有一進士，方在布衣時，貧甚，從一娼，衣食用度皆娼也。約以異時



登第不它娶。誓與偕老。及登第。皆娼奩具成就之。既而約與同歸。娼亦携一妾同舟。經汴河。一夕與其娼及妾出坐舟側。夜深。遂推二人入水。舟人以為誤墜。而進士遂以為二人俱溺矣。年餘復到京師。忽邂逅二人於通衢。進士大驚。且詢其所以。娼曰。汝何忘恩義如此。我幸不死。今得一親戚收養。止在馬行街一巷內居住。有青緣簾者。即是。來日可過我。遂具酒饌。往。果見其娼。接入共之飲。娼令其從者且去。際晚可來取。從者去。及復來。取其主。則向所到之家。蕭然一區。它皆無有。盃盤狼籍。見其主縛於庭柱。已死。遍體皆杖痕。詢之隣里。皆驚駭。云。向來初無人居此。

宋鍾輻。少俊。樊若水愛其才。以女妻之。輻後買一妾自奉。所在狂放。久不歸。因過蒲城。邑令延留飲于樓上。輻醉卧。忽夢其妻以詩責曰。楚水平如練。雙雙白鳥飛。金陵幾多地。一去不言歸。輻悟。還家。樊已死數月矣。樊死之夜。乃輻夢於縣樓之日。此因買妾而不和其室者也。坐是困悴終身不振。

宋饒州餘干縣桐口村民段念八。紹興乙卯夏。為雷所震。挈其尸至雲外。

見有朱衣人云。錯也。復放其尸於平地。段如夢中。移時方甦。頂上并脇下皆有斧痕。出青黑汁數升。當時有桐村港口段念八者震死。此人元儲穀數倉。是歲大飢。遠近俱無有。獨閉藏不肯糶。故為天誅之。既死。其穀為火所焚。而桐之段至今盛焉。

宋建炎間。蘭源有徐六公者。與寡嫂分爭。累年不決。一日天大雷雨。而寡嫂焚香拜之。頃。吏雷震其家。凡器具田宅。纖微之物。皆從中界而為二。無毫髮之偏。

宋瀘州合江縣村民有毛烈者。以不義起富。人有善田產。輒下計謀之。必得乃已。有陳祈者與烈相善。祈有三弟皆幼。慮其長大而析其產業也。則悉舉其田質于烈。累錢數千緡。其母死後。但以見在田分為四。於是載錢詣烈贖所質之田。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數字為證足矣。烈曰。君與我待是耶。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避而不出。祈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信文書耳。安得受錢而無券者。且言之令。令如吏言。祈乃以誣罔受杖。訴于州。訴于曹臺。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詣于社。夢神人告之曰。



此非吾所能辯。其往禱于東嶽行祠。當如汝請。既至殿上。於幡帷蔽映中。悄然若有言曰。夜間來。祈急出。迨夜復往拜謁。置狀于几上。似聞有言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也。越三日。烈在門內。有青衣直入。捧其膏。毆之。奔迸得脫。號呼而死。三日。一僧為牙僧死。一奴為左者亦死。審後。祈亦死。少焉復甦。謂家人曰。吾往對毛大事。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殮也。祈入陰府。追烈及僧參對。烈猶以無償錢券為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唯此耳。安用券。遂將業鏡照之。見烈夫妻並坐堂中。受其錢狀。曰。信矣。引入大庭下。兵衛甚盛。其上冕冠之人怒叱吏械烈。烈懼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直。已黜降其官。吏受賄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遂赴獄。且行泣。謂祈曰。吾還無日。為語吾妻。多作佛果救我。君原契在其櫃中。又云。吾平生以詐得人田產。凡十三契。皆在室中錢堆下。幸呼逐人併還之。以減吾罪。主者又命僧前。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既出。見聚落屋室。大抵皆圉圉。送者指曰。此治殺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祠者。訛誑佛事者。其類甚衆。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悉治。不擇也。又謂

祈曰。子來七日矣。可亟還。遂抵其家而寤。遣子視縣吏。則其廬焚矣。視其僧。茶毗已三日。即往毛氏家。述其事。其子如父言。取券還之。是夕僧來。擊毛氏門。罵曰。我以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處我。毛氏子曰。業已至此。奉為作佛事。其僧曰。未合死。鬼錄所不受。又不可為人。雖得冥福無用也。俟此世數盡。方得受生。今只守爾門。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至。久之。其聲漸遠。曰。以爾作福。我稍退舍。然終無生理也。後數年。毛氏家衰替始已。

唐天寶後。劍南有張節度使。嘗於中元日。令郭下諸寺。盛其陳列。以縱士女遊觀。有華陽李尉者。妻貌甚美。聞於蜀人。張亦知之。及諸寺嚴設。傾城皆至。其從事及州縣官家人看者。所由必白于張。唯李尉之妻不至。異之。令人潛問其鄰。果以貌美不出。張乃令於開元寺。選一大院。遣蜀之衆工。絕巧者。極其妙思。作一鋪木人。音聲關戾在內。絲竹皆備。令百姓士庶恣觀三日。云三日滿。即將進內殿。百里車輿闐溢兩日。李君之妻亦不來。三日欲夜。人散。李妻乘兜子。從婢一人而至。將出宅。人已奔走。啓于張矣。張



乃易其衣服。先往于院內一脫空佛中坐。覘覩之。須臾到。先令探屋內都無人。乃下。張見之。乃神仙之人。非代所有。及歸。潛求李尉之家來往者。浮圖尼及女巫。更致意焉。李尉妻皆驚而拒之。會李尉以推事受賊。為其僕所發。張乃令能吏深文按之。奏杖六十。流於嶺徼。死於道。張乃厚賂李尉之母。彊取之。適李尉愚而陋。其妻每有庸奴之恨。遂適張。寵敬無與倫比。然自此後。亦常髣髴見李尉在于其側。命術士禳謝。竟不能止。歲餘。李之妻亦卒。數年。張疾病。見李尉之狀。益甚分明。忽一日。覩李尉之妻。宛若平生。張驚前問之。李妻曰。某感公恩深。思有所報。李某已上訴於帝。期在此。歲然。公亦有人救拔。但過得茲年。必無虞矣。彼已來迎公。若不出。必不敢升公之堂。慎不可下。言畢而去。有華山道士符籙極高。與張結壇場於宅內。言亦略同。張數月不敢降階。李妻亦時來教張以嚴慎之道。又一日黃昏時。堂下東廂有叢竹。張見一紅衫人揮袖竹側。招已者。以為李妻之來也。都忘前所戒。便下階奔往。赴之。左右隨後。呵呼之不得至。則見李尉衣婦人衣。拽張於林下。毆擊良久。云我若不着紅衫子。招肯下階耶。乃執之。出門去。左右如醉。及醒。見張仆於林下矣。眼鼻皆血。唯心上暖。扶至堂而卒矣。

唐呂用之。在維揚日。佐渤海王。專權擅政。害物傷人。中和四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用之凡遇公私往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國色。用之以陰事。搆置取其妻。劉下獄。獻金百兩免罪。雖即脫其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日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斷蹤青鳥罷嘶笺。金盃倒覆難收水。玉軫傾欹懶續絃。從此靡蕪山下過。只應將淚比流泉。鸞辭舊伴知何止。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尚殘香冪冪。白雲將散信沈沈。已休磨琢投期玉。懶更經營買咲金。顏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上淚痕深。舊嘗遊處偏尋看。覩物傷情死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窓下月空殘。雲歸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下。淚如泉涌亦須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凭水窓。見河街上。一虬髯老叟。行步迅疾。骨貌昂藏。眸光射人。衫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揖損曰。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叟對曰。只今



便為取賢閣并寶貨回。即發不可更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使士也。再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誅殛。固不為難。實愆過已盈。抑亦人神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當身首支離。不唯殺身。須殃連七祖。且為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呂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之上。叱曰。呂用之違背君親。特行妖孽。以苛虐為志。以貪黷害人。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仙之術。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即議行刑。吾今戮爾形骸。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便還其前人。倘更恠色顧眸。必見頭隨刃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惶惑。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賞金并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髯亦無蹤跡。其後用之果敗。

宋金部員外郎王堯臣。有一女患鬼胎。二年不下。父母疑之。密令二婢伺察。其女覺而大怒。乃於園中自縊。忽空中有聲。叱曰。不得枉了性命。二婢馳救。遂得不死。因為設醮懇禱。家事真武。是夕即降言曰。此女前生嘗為藥婆。貸賣毒藥。為人打胎。內有貴命。亦被枉殺。尋復從墜。卒難出離。上帝

震怒。罰令永劫為恒州毒蛇。今止餘此一生人身。昨日園中若不遇吾。已為蛇矣。

昔鄭和中。少時與王氏女結婚。無何父卒。家道漸微。女家遂有休親之意。其兄王固為萬州推官。實主其謀。然迫於公論。不得已。復令就婚。生一子。偶不育。固遂隔絕和中。不復使歸。王氏數遺以衣服。固輒罪其送者。和中由是益怨憤。遂感心疾而卒。王氏女一夕夢和中告曰。吾已訴之陰司。見已送衢州東嶽。追人根勘。時王氏女已改嫁陸嵩為妻。嵩時為濟川教授。月餘固死。凡當時與奪親之議者。無不皆死。惟王氏女實無背夫之意。故得獨存。其後王固之子娶徐氏。僅二年。亦為女家所奪。此其報也。

唐盈川令。將之任。夜止屬邑古寺。方寢。見老嫗以桐葉蒙其首。偃偻而前。令以拄杖拂其葉。嫗俯拾而去。俄亦復來。如是者三。久之不復來矣。頃有縑裳者。自北戶升階。褰簾而前。曰。將有告於公。公無懼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實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衰瘵。不敢干謁。向者竊令張妳少達幽情。而三遭拄杖之辱。老妳固辭。恥其復進。是以自往哀訴。冀不逢怒焉。我滎陽子。



嚴君牧此州未逾年鍾家禍乃護喪歸洛夜止此寺繼母賜野葛花湯并室妹同夕而斃張姪將哭首碎鐵鎚同瘞於北墻之竹陰我隴西先夫人即日訴于上帝帝勅云為人之妻已殘戮僕妾為人之母又毒殺孤嬰居暗室事難彰明在天鑒理宜殲殛以死酬死用謝諸孤付司命處置回報是日先君復訴於上帝云臣遊魂不靈乖於守慎致令闔室宮及孤孩彰此家風黷于天聽豈止一死能謝罪名臣三任縣令再剖符竹實有能績以安黎甿豈圖餘慶不流見此狼狽愆揚丹旆未越屬城長男既已無辜孀婦又俾酬死念臣旅櫬誰為瘞埋伏乞延其生命使臣得歸葬洛陽獲祔先人之塋闕臣無恨矣明年繼母到洛陽發背疽而卒上帝譴怒已至如此今我即無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築溷於骸骨之上糞穢之弊所不堪忍况妹為廁神姬僕身為廁神役夫積世簪纓一旦凌墜天門阻越上訴無階藉公仁德故來奉告今日吾將奈何答曰公能發我朽骨沐以蘭湯覆以衣衾遷於高原之上朕能賜木皮之棺蘋藻之奠亦望外也今日諾乃吾反掌之易爾鬼鳴咽再拜令張姪密召鸞娘子同謝明公張姪遽至

疾呼曰廁君怒晚來軒屏狼籍已三召矣於是縷裳者悼惶而去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告遂命土工發溷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與改葬焉元龍興劍江有叔姪同居者甚相親愛至元丙子姪患丁瘡皆無父母兄弟叔利其財投以熱劑遂死姪覺之死且言曰必聲寃於陰府叔固聞也死後三日大殮叔佯痛哭而撫摩其尸姪忽噓氣一聲及叔之身便覺瘡痒已而亦生丁瘡七月而卒

宋李孝廣崇寧間為成都漕以黠檢邛州士人費又章直方龐汝翼私試試卷係元祐學術譏詆元豐政事上聞三人並竄廣南因病而卒後孝廣遷官其子倥得疾于婺州知為妖孽所害召道士路時中治之時中始不肯言其故倥託親舊扣問其詳時中云有一費又者獨不肯但已莫知其故尋以告倥倥云若此某疾不復起矣尋卒

宋畢造再娶有一女為鬼所憑時路當以符籙著名畢懇求救療路纔入門鬼所憑女出拜曰我是前媽媽女為後媽媽所生女每事見欺頃年有與我議姻垂成只欠金釵一對為妹所礙事不克遂我實怏怏至死壽未



盡今無所歸。非俱死不可。此破人婚姻於垂成者也。其女竟死。  
宋興國軍司理院司囚抵法當斬首。獄卒李鎮行刑。囚告之曰。死不可辭。  
幸勿斷我手。將不利於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奈我何。  
越二日。鎮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

宋永嘉人蔣教授。紹興二年登科。得處州縉雲主簿。再調官信州教授。還  
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中。聞嶺上二人哭聲絕悲。至則一叟挾雙鬟女。  
子闌道而哭。蔣悽然問其故。叟曰。從軍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盜。挈我  
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非五十萬錢不可辦。甚愛此女。今割愛鬻之。行有  
日矣。故哭不忍舍。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叟。少緩此計。何如。即舉裝贈之。纔  
直十萬。叟曰。感君高義。然顧亡益也。蔣曰。叟果不見疑。當以女寄我歸。叟  
姑持此錢往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取之。吾善視叟女。非敢以為姬妾。勿  
憂也。叟謝曰。諾。約明年暮春再相見。以女授蔣。拭淚而別。蔣下車載女。自  
策杖踵其後。將至家。寘女子外館。獨入見母妻。妻周氏迎謂曰。聞有隨車  
人。今安在。蔣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共成之何害。使人喚女歸。蔣母柯

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處。女間至外舍與蔣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  
猶常常女子。至是顏色艷嫵美好矣。一夕醉不自持。遂留與亂。而叟亦絕  
不至。臨赴官。妻不肯往。曰。自有嚴人。何用我。柯夫人亦曰。汝受人托子而  
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里。不能隨汝也。蔣力請不能得。竟  
獨與女之信州。居數月。薄晚呼女櫛髮。女把髮揮涕不止。問之不答。咄曰。  
憶汝父耶。欲去耶。女曰。身非有所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今數且盡。願  
作急書報君夫人。蔣怒罵之。曰。小兒女子。安得為不祥語。女曰。事亟矣。過  
頃刻便不可為。吾不敢妄。顧庭下小史。令取筆札。女倉卒。叔擲秉筆。強蔣  
使書。蔣怒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以今日死。蔣不得已。寫十  
數字。復問曰。汝那得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縉雲有英華者乎。我是也。  
拊掌而滅。蔣隨即仆地死。耳鼻口眼皆流血。小史見一狐自室中穿牖升  
屋而去。蓋蔣初赴縉雲。人語以英華事。蔣曰。必殺之。至是乃為其所害人。  
皆謂蔣恣於慾情。信義不終。以殞其身。亦可為戒。

蜀涪水之源富。民任盈。年老無嗣。惟一女愛之。名寶珠。年十五。隨鄰伴遊。



遊蚕市。燈下稠人中迷路。為惡少督元誘之。父母重賞尋訪月餘。已為元所賣於夔子矣。父哭之失明。母艾氏心氣成健忘。如此十年。首計求之。了無音信。盈聞七曲之靈。乃肘行膝步。踰泣往投。願一見珠而死。梓潼帝君閱之。乃勅八功曹。將三百陰兵。方圓千里。四外求之。或見珠於夔之魚腹。負泣而哀。詢之。讓龍乃得其實。帝君乃夜夢於盈。自七曲而南。沿流下之。直抵夔門。見女與語。女亦夢見其父。既明。盈謝而去。使人相之。及至夔門。一如夢中所見。珠曰。我初為人婢。主母惡之。而箠過甚。又轉他家。前主倍取其傭。又三年。復為鄰子詐欺。曰。爾父求汝。今汝與我歸。又轉之他家。前後四主矣。珠今在張白家。主母忌人有孕。而珠寶懷之。恐得罪。將赴江。父聞珠聲音。自乃有見。俱詣其主。贖身以歸。母亦疾愈。咎元者老矣。帝君乃遣功曹監治之。日撻三百。凡月餘。抉其兩目。乞丐於市。自陳曰。寶珠之失身。元之罪也。今為七曲張王治我良苦。且死矣。於是逾年而殂。

晉殷浩。字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因其行。附書百餘函。行次石頭。昏投之水。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及浩為中軍將軍。

敗。坐免為庶人。後大司馬桓溫。以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人以為沉書之報。

後唐僧竺法惠。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行至嵩高山。忽謂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曾折一鷄脚。其殃即至。俄而昭為人所擲物傷脚。遂永疾廢馬。

梁廬州營田吏施汴。嘗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為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下有白毛。方數寸。既長。稍班駁。不逾年。成施汴字。點畫無缺。

宋臨安有一婦人。姓李。好為人和合婚姻。鄉里人亦以此喜之。無何。於紹興壬戌春。一家疫死。產業蕩盡。蓋為人作媒。其事非不美。獨惑移寡婦心。志使之幡然改適。間有夫死。本不欲再適者。為媒之人。亦不顧陰隲。多方造為甜軟之語。以移其念。彼念一移。則夫之父母子女門戶等事。決不復問。及既改適。則身不得齒於節婦之列。凡此之失。皆媒妁之咎。李之疫死。得非其報。



梁時京兆人常英卒。其妻梁氏不治喪而嫁。更納河內向子集為夫。雖云改嫁。仍居英宅。英聞梁嫁。白日来歸。乘馬將數百人至庭前。呼曰。阿梁。卿忘我耶。梁氏惶懼。即時暴死。

梁元秀家財四十萬。養子四人。自餘諸妾所出。不問男女。並瘞埋之。一日夢中見數十輩來。追殺人賊。元秀大驚起。兩手足已為牛蹄。展轉於床。大叫三日頭斷而死。陰府申聞天曹。帝大怒曰。性根不壞。方得人身。天神誦章。始離母腹。愚人不禁情慾。嬰兒有何罪愆。揆以正條。倍於故殺。殺人償命。理所當然。天曹牒下陰府。判斷元秀受罪外。拘囚地獄。在生四子。注籍刑名。四十萬財。沒入官府。近者四方奏牘類此者。眾下豐都別置一籍。收錄此等名字。差北方飛天神王。統領神兵。巡行天下。有似此者。即許便宜施行。不待事終。押赴十獄考鞫。許真君曰。若人子不孝。自有天條勘戮。無罪殺兒。是殺天下人民也。今世如元秀者。何地無之。吾觀豐都城中。以此受罪者。不可勝數。各宜省悟。不可自取天譴。若元秀永囚地獄。子孫受刑。可不悲夫。

宋大陽平侍者預明安之室。有年。雖盡得其旨。惟以生滅為己任。擠陷同列。忌出其右者。廣照覺公。圓鑒遠公。居眾時。汾陽禪師令其探明安宗旨。在大陽因平密授明安嘗云。與洞上一宗。非遠即覺也。二師云。有平侍者在。明安以手指胷云。平此處不佳。又捏拇指。以中示之。平向去。當死於此耳。暨明安遷窆。遺囑云。瘞全身。十年無難。當為大陽山打供。後門人遵明安遺囑。奉全身入塔。晨夕香燈供養無缺。平後住大陽。忽云。先師靈塔風水不利。取而焚之。山中耆宿切諫。平云。於我有妨。遂發塔。顏貌如生。薪盡儼然。眾皆驚異。平乃鑿破其腦。益油薪。俄成灰燼。眾以其事聞于官。執平繫獄。備受苦楚。坐不義還俗。後於三义路口。遭虎食之。竟不免大陽指义之記。

晉時會稽孔基。勤學有志操。族人孔敞使其二子以基為師。而敞子並凶狠。趣向不同。基屢言之於敞。此兒常有忿恚。敞尋喪亡。服制除。基以宿舊。乃賣羊往慰二子。二子猶懷宿怨。潛遣奴於路側殺基。奴未回。即見基來。張目攘袂。厲聲言曰。汝醜小豎。人面獸心。吾蒙顧在昔。平生有何怨惡。候



道見害。慢天忘父。人神不容。要當斷汝家種。從此之後。數數見形。無幾孔。敬大兒向廁。忽便絕倒。絡繹往看。已斃於地。次者尋復病殂。俱無後嗣。宋河南有一寡婦。詣郡告其子不孝。時李傑為河南尹。追其子詢之。其子竟無辭訴。但云得罪於母。死所甘分。傑察其狀。非不孝子。謂寡婦曰。汝寡居。唯有一子。不能撫之以終老。今其罪至死。爾後日無子為養。得無悔乎。寡婦曰。子無賴。每相悖忤。今寘之死地。無所惜也。傑方疑恠其事。其夕忽夢一紫衣人謂曰。寡婦告其子者。實有人使之。汝當明其獄。毋寃良善也。傑既寤。益加思繹。翌日坐公署。呼寡婦給之曰。汝子既承伏。獄已成矣。且毋之告子。更復何疑。汝往買棺木來取兒屍。因使腹心人覘其後。寡婦既出。有一道士候婦道傍。婦謂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異其有悔。諭之再三。寡婦執意如初。道士立於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伏。寃獄遂明。傑指寡婦謂曰。虎狼毒獸。尚知育子。汝之不義如此。固不容於世。遂放其子。子叩頭求哀。乞貸母罪。傑曰。母自求死。非汝不能養也。乃以道士及寡婦皆寘于法。

後唐何元益與趙明夫議婚已定。而趙女失明。家計寥落。元益易其親與。單子文為婚。次年父子俱喪。明趙女適士人葉惟先。惟先後登第。三典大郡。元益嘗請道士醮禱伏章。報曰。上界方罰爾易婚不義。非禱可愈。隋通州海門縣景覺之。有子名佛孫。九歲出家。名祖惠。二十八為長老。濫稱禪師。而不明本性。戒行污穢。罪惡極多。其伯景識之。有女名蓮真。年十八。出適與其夫。失歡而回。故家僧祖惠出入伯氏。時或寓宿。因與之亂。其伯以一家無間。初不知覺。僅及兩月。司命大怒。徑奏上蒼。適遇雷公奏事。奉命碎祖惠尸首於通衢。拷其魂於酆都地獄。萬劫受罪。不舍晝夜。又以雷火三繞蓮真。三焚之。不令死。大書其背曰。亂倫恠獸。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如是三年。方令入地獄受罪。配入禽獸道。識之夫婦以閨門不肅。各減壽一紀。惡疾而終。蓮真之姑。中間知覺。私受錢二百貫。大風剝其目。截其鼻。日夕自稱曰。我黨同亂倫恠獸。使我至此。伽藍土地以失申奏。亦拘繫獄府。日受鞭笞。責以重罪。宋有慶藏主者。蜀人。叢林知名。徧參真如。晦堂普覺大長老游廬阜。入都



城見法雲圓通禪師與秀大師偕行到法雲秀得叅堂以慶藏主之名達  
圓通通曰且令別處挂搭俟此間禪室空即令叅堂慶在智海偶卧疾秀  
欲詢問所苦而山門無假乃潛出智海見慶慶即以書白圓通道秀越規  
矩出入圓通得書知之夜叅大罵此真小人彼以道義故拚出院來訊汝  
疾返以此告許豈端人正士所為慶聞之遂掩息叢林盡謂慶遭圓通一  
詬而卒也

昔有賈客欲入大海要須導師即共求覓得一導師相將發引至曠野中  
有一天祠當須人祀然後得過於是衆賈即殺導師以供祭祀祀天已竟  
迷失道路不知所趣窮困死盡一切世人亦復如是欲入法海取其珍寶  
當脩善行以為導師毀破善行生死曠路永無出期經歷三塗受苦長遠  
如彼商賈將入大海殺其導者迷失津濟終致困死

唐李承嗣鄂州唐年人也家富鉅萬而娶妻貌醜有子年十歲仍患腰脚  
承嗣常惡之乃娶小婦四人終日伎樂忽因酒醉小婦佞言與醜妻一百  
千錢令其離異妻欲詣官訟之因此方免承嗣遂與小妻為計夜飲之次

以毒藥殺其醜妻及兒。葬後旬日以來每至午時即見二烏來啄承嗣心  
痛不可忍驅之不去迷悶于地久而方定如此一年而卒

嘉言

無禁姦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君子惡之○懷德者鮮畏威者衆  
殆非小心求福之道○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禍亂所生生於  
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理○背法棄令而行喜怒禍亂乃生○姦宄繁多  
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  
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結怨於人謂之種禍捨善不為謂之自  
賊○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  
天難欺

斷事不以其道心意顛倒無有期度衆業罪報○或恃公威或假勢力  
高術大械枉壓良善吞納奸貨拷直為曲為此因緣身罹憲網○快心作  
惡自致重殃○宰主令長貪取民物枉繫良善怨訴無所○安忍苦楚縱  
蕩貪癡以多殘為聲勢以利欲為功德至如禍作殃及方悔咎原終無獲



已。○任性恣情。肆行酷虐。則天罰人楚。百羅備嬰。○枉壓無罪之人。使其形殂衆刃。身被徒鑠。家緣破散。骨肉生離。分張異域。生死隔絕。如是等罪。無量無邊。

**道**政苛者民亂。○小辯害治。苛削傷德。○任智者心中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不求善。○人之苛政虐民。天之暴風折木。元氣怒泄。強不可久。○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虐下取功。輕蔑天民。○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吏之有罪。刑賞不齊也。○巧法政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嚴刑峻法。不足以為威。○舍公就私。倍道任己。功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法煩刑峻。即民生詐。○其怨大者其禍深。○或任官吏。刻削為意。恣行酷罰。當入地獄。萬劫方生。

感應

唐會昌中。有王瑤者。自云遠祖本青州人。事平盧節度使時。主公姓李。不記其名。常患背疽。衆醫莫能愈。瑤祖請以牲幣禱於岱宗。遂感現形。留連顧問。瑤祖因叩頭泣血。頰垂矜憫。岳神言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

民。而虐害生靈。廣為不道。淫刑濫罰。致冤魂上訴。所患背瘡。蓋鞭笞之驗。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無能宥之。瑤祖因拜乞一見主公。洎歸青丘。主公已殂歿矣。瑤祖具以泰山所覩之事。白於主公夫人。云何以為驗。瑤祖曰。某當在冥司之中。亦慮歸之不信。請謁主公。備窺縲紲。主公遂裂近身衣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爾歸將此示吾家。其衣袂見在。夫人得之。遂驗臨終服之衣。果有裁裂之處。瘡血猶在。知其言不謬矣。

宋李彥光為秦州內外都指揮使。主帥李崇委任之。專其生殺。贖貨酷虐。遭枉者甚衆。部將樊某有一騾甚駿。彥光使人求之。樊恠之不與。因蓄憾。以他事構而囚之。偽為伏辭。因主帥醉而呈之。帥不復詳察。光即矯命斬之。樊臨刑曰。死若無知則已。若有知。當刻日而報。及死未浹旬。彥光深疾。樊即形見。晝夜不去。或來自屋上。或出於壁間。持杖而前。親行鞭箠。左右長幼皆散走。時聞決罰之聲。不可勝忍。唯稱死罪。如是月餘卒。

宋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武夷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於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興妄念于帝前。夔



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况於人。神曰。子在宦途。多行虐政。招怨於民。如提點某路刑獄。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變弗察也。其罪實等。變於是悵然。悔咎弗可及。

宋馬絳為幹辦官。性尤苛虐。每出督錢。不問額之虛實。物之盈縮。一切必欲多得。藉以肥家。稍不滿意。便敢肆暴。人因呼為馬刷。言其好刷錢也。或以冥報戒之。絳曰。正令即日便生兩尾。亦所不問。既而疽發于背。之左。數日又發于右。兩疽相對。宛如杖脊。深可寸餘。洞見五臟。僚友省問。無不驚駭。至是始自伏曰。後之刷錢者。要當以其為戒。肉爛至尺。一息方絕。

宋左軍巡院虞候張興。曾法一重囚靳興者。院例謂之行情。凡囚赴法。出院則以鐵鎚擊之。張出靳之日。加之鼓鎚。所餉之食。輒吐出之。靳謂張曰。我感你哥。其心實憾之也。法訖。後張每飲食訖。輒脇下痛。飲食必吐出。經半年。院一胥謂張曰。夜來夢見靳興。從我求君處。我告不知。張以為厭已。故不聽之。數虞候聚食蒸餅。張亦在坐。眾見一人。白抹其面。自外而來曰。我靳興也。指張興曰。我曾尋君居處。終不知。張怒。紛拏。靳前。擗張頭髻。遂

### 倒地尋卒。

宋虞候張坦。暴酷嗜利。病死。瘞城外。月餘。夜夜叫呼。村人報其家。謂復生。妻子輩遂掘視之。身已化巨蛇。頭尚人也。取之置荆園中。他日體寒。要厚被。日食肉二斤許。酒一斗。復能人言。時召故舊。喻以禍福。以邀酒食。至費竭。所蓄家產之後。乃入山。唯幼子及婦能飼之。後數月。頭亦蛇矣。漸不能人言。

宋政和間。開封府尹李孝壽。以嚴猛居官。輦轂之下。無敢議其非者。有士人寓汴河上。暴得病。昏不知人者累日。忽洒然醒。問人曰。大尹安否。曰。無恙。曰。吾將死矣。因言病中憤憤。見壁間隱然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鋪朱戶。高明伉爽。堂上樂聲。有妓女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具。服飾甚都。擁金紫貴人乘涼輿。徑至廳事。絲管競作。鍾鼓動地。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為牛頭阿旁。獄中鬼名之屬。奇形醜兒。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為大鐵床。向來金石。絲竹皆以牙鉗。其鑽物也。百鬼爭進。剥其衣。碎之。屠刈焚炙。備極慘楚。號呼宛轉。不可忍視。如是移時。又悉拊掌。則鬼



復為妓。床復為輿。又復為金石絲竹。貴人盛服如初。奏樂以入。我時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傍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為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逐之使出。且闔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尚無恙。已亦忽夢身入門內。庭廡宏麗如大官府。而寂無一人。少頃。即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甫一月而死。

唐溫璋咸通壬辰歲。尹京兆府。性黷貨。敢殺人。人皆怨之。每出。則通衢里巷閉門。有碍其前道者。立杖殺之。是秋。溫出自天街。呵衛甚嚴。有黃冠老而且偃。曳杖徐行。不意驕從奄至。趨避不能及。立於路側。溫命梓來。不問其情。笞背數十。笞訖。黃冠振袂而去。若無苦者。溫怪之。且疑其為異人。又悔不及詳審。呼街吏。令潛覘其有言。復何居也。吏隨之。迨暮。過蘭陵里南。入小巷中。有衡門。黃冠扣關。有黃冠數人出。謁甚謹。且曰。真君來何遲也。荅曰。為人所辱。吏隨而入。過數重門。堂宇華麗。擬王公之第。未及庭。真君曰。何人。吏叩頭述溫意。真君曰。溫璋貪殘酷虐。惡聲彰聞。人神厭之。

不知禍在旦夕。猶敢肆毒如是。爾其語之。令亟脩省。無自速禍也。吏出。詣府白溫。溫大嗟惋。明日。乃與吏同詣黃冠門。吏款扉。應門者問誰。曰。京兆溫尚書來謁真君。既闢重關。溫趨入拜。真君坐堂上。戴遠遊冠。衣九霞衣。貌甚閒暇。溫伏而叙曰。某以菲才。忝職京兆。輦轂之下。非威嚴則無以整肅齊民。昨日不謂凌迫大仙。自貽罪戾。故來首服。真君曰。君忍殺立名。專利不厭。患禍將及。猶逞兇威。溫求哀者數四。真君不語。少頃。有黃冠自東序來。告真君曰。尹雖不德。亦天子亞卿。宜少垂喻。真君令黃冠揖溫升堂。設小榻與坐。黃冠復曰。尹固有罪。然真君變服塵遊。俗士焉識。白龍魚服。見困豫且。幸審思之。真君乃謂溫曰。君為國大臣。當視民如子。懾之以威。不若懷之以仁。使民畏。不若使民愛也。君其改圖。庶幾可以轉禍為福。不然。君不免矣。良久。又曰。此間亦非汝淹久之所。溫遂起拜謝而出。然不能改其非。明年。鬻獄。納醫官韓宗紹等金。事覺。飲鴆而死。

嘉言

儒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于天。○申



嚴百刑。斬伐必當。毋或狂撓。狂撓不當。反受其殃。○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凡為人臣者。不務崇理。義以輔太平。而乃長刑罰。以虧仁德。不忠莫大焉。○刑戮所加。一有濫謬。傷和氣。損陰德。莫甚焉。○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之或興。則下有怨。

**釋** 搥杖良善。妄讒無罪。其殃十倍。災迅無赦。○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誠。○暴虐恣意。殺害非法。雖復傾財事法。無解禍殃。○若人鞭打拷掠。閉繫枉法得財。生象馬中。

**道** 逆天地。負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危人還自危。枉彼還自枉。天堂及地獄。一切由心造。○酷虐無道。死入北方地獄。○取功何如種德。虐下何如恤人。○為官而酷責吏民。死後乃墮地獄。受諸衆苦。

### 感應

秦既并蜀。使張儀虜巴王而取其地。因以巴都為郡。久之。巴郡守相伊庭

儀以太守疾攝事。郡民張威家奴萬真。投井而死。鞠威月餘。不勝箠楚。誣服曰。實威殺而投之。蓋萬真先有所犯。威嘗撻之。不三日。真竊其貲欲逃。他所為威所覺。真臆度不免。乃自盡其命。實非威殺之也。獄成。威之子聞之。以大珠百枚。遣人獻於庭儀。謂用事者曰。汝醫者。別日但以小篋作風藥來。雖在客前。無忸怩也。其家甚喜。至日候門獻之。庭儀適會客十餘。方具酒肴。醫者至。且延之坐末。酒三行。醫起以獻藥為言。伊受之。方入中雷。旋悔之。曰。事有不明。恐招謗議。命出之。封題如故。伊復命醫者開篋取藥。猶恐事泄。分獻衆客。翌日以威之款。伏辜。卒陷大辟。威之子行哭於市。仰天呼冤。曰。還有靈神察地。冤抑否。梓潼帝君見之。夜追庭儀及威之父子。醫者竟爽。許之。得情。庭儀曰。珠寶其取之。復追篋中之藥。乃素所備者。珠方入而易之。既受其珠。復畏太守知之。故不敢易其款。梓潼帝君命鞭庭儀背二百。明日所訊之人。寤言皆同。方共訝之。俄聞庭儀疽發於背。號呼月餘乃死。威之家為梓潼帝君立廟。一郡之人。從而見敬。宋潘逢者。為吏。有民得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潘常見其民。他人即



不見。惟聞語聲云：在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方得脫於冥間。潘召人禁呪厭，効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中門。潘問之，何不入中門？曰：我是民，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有罪，官法殺爾，何相執我？終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綴，何也？鬼曰：爾殺我不當於法，正當償命，但緣爾命未盡，是以相隨。潘無奈何，乃曰：與脩善因，拔離幽冥，如何？鬼曰：甚善，然須親手書云：為某甲造其事，依其言，即不見矣。

秦商鞅事孝公，變秦之法，步過六尺者有罪，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論囚，渭水盡赤。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及孝公卒，太子虔之徒告鞅欲謀反，發吏捕鞅，亡至關下。欲舍客舍，舍人不知其是鞅，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於是不納。鞅喟然嘆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後車裂以徇，家族誅夷，遂無噍類。

漢王溫舒，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論報至，流血十餘里。為中尉，善事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即無勢，視之如奴。窮治姦猾，大抵盡糜爛獄中。行論無出者，數歲。人有變告溫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

族，自殺。其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夫！古有三族。今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蓋天之報酷虐之人，不輕貸矣。

唐來俊臣，雍人也。父操，松州長史。俊臣少詭譎，無賴，反覆險詖，殘忍荒慝，舉世無比。則天朝羅告諸王貴臣，授朝散大夫，拜御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牽之前，後坐族者千餘家。朝廷累息無交言者，道路以目。與侍御史王弘義、侯思止、腹心羅告衣冠，無問春夏，誅斬人不絕。時於麗景門內置制獄，亦號為新開門，但入新開者，百不全一。弘義戲謂麗景門為例竟門，言入此門，例竟也。俊臣與其黨朱南山等十餘輩，繕密經數千言，皆有條貫。支節張本，布置事狀，由緒令其黨告之，或投匭以聞。則天多委俊臣按問，俊臣別造枷，號為突地吼，遭其枷者，輪轉於地，斯須悶亂。又有枷號，切方結尾榆，不得喘定百脉。復有鐵圈籠頭，當訊囚，圈中下楔，音屑其名號數十。大略如此。囚人無貴賤，必先布枷棒于地，召囚前曰：此是作具，見之，莫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後因敗棄市，國人無少長咸怨之，競割其肉。斯須而盡，遂夷其三族。



漢嚴延年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宣帝時為平陵令。坐殺不辜去官。後為河南太守。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巧為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有府丞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承接驗。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墳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

北齊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困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刹。其妻前後孕男女四人。臨產即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着肉鎖。手脚並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便死。和思為縣令。坐法杖死。偽蜀御史陳潔性慘毒。讞刑定獄。嘗以深刻為務。十年內斷死千人。因避暑竹亭。見螞蟥子懸絲面前。公引手接之。成大蜘蛛。噉中指。拂落階下。化為厲鬼。云來索命。驚訝不已。指漸成瘡。痛苦十日而死。

晉盧賁。永和二年為道州司法參軍。性剛強慘毒。凡所推詰刑獄。鞭笞箠楚。人多不堪。酷死者衆。一日庭前地裂。有二鬼昇一大罐。置于庭中。發火煎之。水已沸湧。數人上廳。擒賁煎者。楚痛叫喚。半日餘乃出置地上。諸鬼方去。醒後。渾身猶如火色。如此半年。

宋曇相禪師。往三教院應供。道逢一牛。瘡血被體。其徒以問師曰。此牛昔一獄吏也。時有禁囚一十七人。吏考掠無完膚。故有此報。受此報已。死後復入地獄受苦。

宋一士夫。居于田間。一夕夢其友嘗為計吏者。至其家哭泣求救。其詞甚哀。既而衣後乃穿出一牛尾。不覺驚起。家之人所夢亦合。方相語未竟。忽外報一牛生。遽取火視之。牛仰首淚下。莫不愴然。此吏平日侵漁剝削人最多。故受此報。

周推事使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聲呼角反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亦為鳳。曬翅。獼猴鑽火等。以椽關手足而轉之。並研骨至碎。亦懸囚於梁下。以石繩頭。其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之假父。後坐



贓賄流死嶺南。臨終時見諸被虐者與之索命。元禮驚呼而絕。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於上前索御史。上  
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  
甚衆。更無餘語。但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但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  
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北邙山司馬坂也。  
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孟青棒也。後思止夢一鬼謂曰。我昔  
蒙汝屈。以孟青相虐。今孟青亦來尋汝矣。尋坐私畜錦。朝堂決殺之。  
唐冀州刺史王瑱。性酷烈。時有勅使至州。瑱與使語。武彊縣尉蘭瑛曰。日  
過移。就陰處。瑛怒。令獄典撲之。項骨折而死。至明日。獄典當州門限垂脚  
坐。門扇無故自發。打雙脚脛俱折。瑛病見瑛來。自起以酒食求之。不許。瑛  
惡之。迴面向梁。瑛在屋梁旬日而死。

偽蜀給事中王允光。性嚴刻。吏民有犯無貸者。及判刑院。本院杖直官張  
進。因與宅內小奴子誦火井縣令蔣貽恭詠。王給事絕句云。厥父元非道  
郡奴。允光何事太侏儒。可中與箇皮棍着。擎得天王左脚無。奴子記得兩

句。時念誦之。允光問誰人教汝。對云。杖直官張進。允光大怒。尋奏進受罪  
人錢物。遂寘極法。後允光病寒熱。但見張進執火炬燒四體。高聲唱索命。  
允光連叱不去。痛楚備極。數日而終。

宋歐陽遇判大理寺。有溧陽縣令余紹卿者。坐事繫獄。罪不當死。而遇輒  
坐以死。歸法之日。人皆寃之。自此行住坐卧。見紹卿隨逐不捨。心不自安。  
遠詣廬山。九天採訪使者觀設三日黃壇。解謝其事。初夜分。已見紹卿在  
側。心大惡之。明旦再投心詞。方俯伏間。忽被數鬼擒捉。擲之殿下。流血被  
體。移時而卒。

昔眉山主簿高公有子眉郎者。甚慧。不幸夭死。心甚悼之。後丁父憂。夜寢  
見二吏名之。隨至一官府。一人着道服而出。熟視之。則其父也。責曰。汝有  
不公當事。還曾知否。簿曰。何事。父曰。斷遣遞鋪人。不窮其理。以直作曲。所  
以天奪汝愛兒。眉郎在此。則以直為曲。禍乃及子矣。

唐周興治獄酷虐。與來俊臣對推事。俊臣別奉進止。鞠興與不之知也。及  
同食。謂興曰。囚多不肯承。若為作法。興曰。甚易也。取大甕。以火四面炙之。



令囚人處於其中。何事不吐。即索大甕以火圍之。起謂興曰。有內狀勘老兄。請兄入此甕。興惶恐叩頭。咸即欵伏。斷死。放流嶺南。所破人家。流者甚多。為讎家所殺。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信哉。

唐杭州富陽獄吏曰凌華。骨狀不凡。嘗遇施翁相曰。能捨吏當為上將軍。華為吏酷暴。每有縲絏者。必扼喉撞心。以取賄賂。元和初。病一夕而死。將死。見皂衫吏齎印而前。宣云。奉牒取爾。以華昔者曾宰劇縣。甚著能績。後有缺行。敗其成功。謫官圓扉。俟其循省。既迷所履。大乖乃心。玉枕歸然。委於庸賤。念茲貴骨。須有所歸。今鎮海軍討逆諸臣。合為上將。昔未圓實。難壯威稜。宜易之以得人。免塊然而安處。付司追凌華。鑿玉枕骨送上。仍令所司量事優恤。於是皂衫吏引入。有綠冠裳者。隔簾語曰。今日之來。德之不脩也。見小吏而失祿。竊為君子惜焉。命左右取鉗鎚。俄頃有緇衣豹袖三人。執鉗鎚至。綠裳賜華酒五杯。昏然而醉。唯聞琢其腦聲。聲絕而華醉醒。復止華於西階。以聽命。移時有宣言曰。亡貴之人。理宜禪補。量延半紀。仍賚十千。宣訖。綠裳延華升階。語曰。吾漢朝隱屠釣之人也。蓋求全身。微

規小利。既歿之後。責受此官。位卑職猥。殊不快志。足下莫嘆失其貴骨。此事稍大。非獨一人。命酒與華對酌。別飲數盃。冥然無所知。既醒。宛然在廢床之上。捫其腦而骨已亡。其儕流賻助。凡十千焉。後十五年而卒。

宋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沉香者。滌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訟于州。以為必沉香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邢廟師頗從仙人游。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荅。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之震汗。廢食者累日。已而彷彿見沉香于前。驚怖而卒。

宋鄭州人吳仲弓。建炎末。知桂陽監。時湖湘多盜。所捕獲者。亦有誑誤平民。仲弓一切繩以重法。入獄者多死。及得疾。繞項皆生癰疽。久之。瘡潰。喉管皆見。如受斬刑者。一日命家人作丞鴨。欲食未及而死。死之二日。司理院推吏忽自語曰。官追我證。吳知郡公事。即死。時衡州人劉式為司理親見之。



宋秦檜之弟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私釀酒。秦遣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輩。用夜半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有兵甲。意為凶盜。即擊鼓集隣里。合僕奴持槌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恬然不備。并其徒皆見執。民以獲盜為功。言諸縣。縣既知之矣。以事諉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好謂之曰。吾聞汝家獲強盜。幸與我共之。民固不疑也。則大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凡三人同護以往。遂趨郡。秦乃釋巡檢以下。而執何村民三人。取麻絙通纏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索三人者皆死。時秦兄方據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懼。即丐致仕。明年秦暴卒於郡。又明年楊愿為守。白日見數人驅一囚。杻械琅璫。至階下。一人前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固不知事緣由所起。方審之。已不見。呼吏告以故。吏曰。此必秦待制時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楊閱實大駭。趣書史端楷錄竟。買真錢十萬同焚之。

宋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早失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

張嘗曰。汝以吾為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應終困。婦以其語告郇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荆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為奇貨。即捕張寘。開封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語切害。罪至凌遲處死。二法吏得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法。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矍然。不謂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未幾。輒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躡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奈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典。來訴于天。方此震怒。汝安得為上章。對曰。身為道士。而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復爾。又曰。適已有行遣。京送潭州安置矣。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平虞敬勿考覈其事。加以重法考掠。結正入重。便爾上聞。武帝大怒。曰。朱貞合死。付外決之。貞臨刑大詈曰。死若



無知故同灰土。儻其有識，誓必報之。自爾後，黻時時見貞來，心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貞居山上，推石壓之。月餘日，黻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詣闕，上謝章。其婦於宅暴卒，黻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黻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言未訖，而屋無故忽崩，黻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皆死。

宋時有一尉，巡歷經由寺宇，例皆狼籍。到一院，見屏除潔淨，索浴，隨聲應云：「湯辦矣。」踰日再到，潔淨如前，復索湯浴，亦應聲云：「湯辦矣。」尉嗟賞之。後日復來，乃見狼籍，索湯移時莫得。尉嗔曰：「向來其謹如彼，今來其慢如此。」叱主院僧曰：「昔尉之來，其預得夢白衣神人報曰：『明日相公至，洒掃所在。』與辦湯水。今日尉來，其不得夢，所以狼籍，非敢怠也。」尉察其神衣着，乃本廳土地，即與僧辭歸，解具章奏上帝曰：「以其果有相位，則神第三回何不亦報。其若果無，則神不合誣我惑人。」章未焚，尚就寢，且夢其神曰：「竊窺上界祿籍，知君有相公分也。故按籍以報治下。君近領枉法贓，殺平人，損陰德，而司祿籍者稟天命，已削去相位。幸宜見察，勿徒罪我而事章奏。且

世人既處富貴之地，便謂分定，不循義理，殊不知禍福隨時變異，以此可見不可不慎。

唐交趾郡有獄吏樊光者，一日本家，日色正午時，忽有大風烈雷暴至，全家數口并黃犬俱震驚而死於家庭。惟光之妻自外而來不死，鄰人問其故，光妻曰：「大風時，我亦在家中，見一使者將我提於別所，有一人又問光妻：『爾夫主樊光作甚不好事來？』感如此禍，光妻曰：『近有二人入獄論訟，其有理者貧，其無理者富。我夫於無理者受得賄賂，覆長官名，人保出還家。惟有理者禁收，又將有理者每日送到飯食，奪與兒男黃狗食之，不與囚人食。將囚人淹禁餓死，我常勸之不從。近與樊光送飯去時，見有理囚人披髮告天，今不數日，果有報應。』」

唐獨孤莊為瀛州刺史，兇暴淫虐，州人苦之。嘗有盜竊民財，事發逮繫，莊詰之，盜不即承。莊謂曰：「爾徒兒可自吐實，吾當釋爾。」盜具吐其情，頃之莊顧左右曰：「取吾作具來。」乃一鐵鈎，長尺餘，甚銛利，以繩懸於樹下。謂盜曰：「汝不聞徒兒鈎下死乎？今鈎其頰，別遣壯士引繩，未甚高，而鈎已出腦矣。」



其酷虐類若此。後為施州刺史。得病。恍惚於夢中。見前所殺之盜。引二鬼來錄之。至一殿下。殿上貴人如王者。責曰。彼為竊盜。罪不應死。而汝淫刑殺之。為民父母者。當如是乎。今當令汝反受其毒。命左右取鈎。如其法鈎之。楚痛不勝。因叫號而寤。未幾。頰下患瘡。潰爛喉穿而卒。

嘉言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傲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汰侈已甚。身之灾也。○奢淫悖慢。鮮不夷戮。○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不脩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妄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崇侈恣情。敗德之本。○奢華無道。遂至滅亡。○驕奢則禍至。恐懼則福生。○飽肥甘。衣輕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釋 誇豪奢侈。陵人傲物。如是寃對。無量無邊。○起非法想。或意多亂想。觸

向非法。所造罪業。無量無邊。○僭侈者。惡之大者也。

道 富貴而驕。自遺其咎。○不知常。妄作凶。○慾之不止。求之不已。奢僭由

斯而起。○咎莫大於僭。小則亡身。大則殘家。○人生驕與侈。有始多無終。

○驕奢自恣。長處地獄。○富貴而驕。是禍魁。○奢侈相尚。貪欲無厭。○盈

不知止者。天地鬼神之所共譴也。○人若改常。不病即死。

感應

漢茂陵富人袁廣。漢藏錮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三里。激派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鷺。鴛鴦。菟牛。青兕。奇禽怪獸。委積其間。移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其中置江鷗。海鶴。孕雛。產殼。音延漫林池。奇樹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重屬。開脩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所親或以僭侈戒之。廣漢傲然不從。其家常祀太乙神。一夕假寐。忽見神告之曰。不即斂戢。且禍及。既覺。雖有悔心。終不能從。後竟為有司捕繫。被誅。所居園山。並沒入官。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苑。唐宰相王涯。奢豪僭分。無與比擬。庭穿一井。合玉為櫃。嚴其鎖鑰。天下寶



王珍珠投置於中。汲其水供涯所飲。其他奢侈大率如此。後被誅死。三年後有同志者病死。次日復蘇。云至地獄。適見閻王。問王涯宰相僭侈事。舉家大小皆在。楚毒甚至。悉能言其肖貌。後涯家一乳媪聞之。往問焉。無不同者。始信其不誣。

唐張易之之母阿咸。造七寶帳。金銀珠玉寶貝之類。罔不畢萃。曠古以來。未曾聞見。鋪象牙床。織犀角簾。黽胡昆貂之褥。蝨蟲音蚊之氈。汾晉之龍鬚。臨河之鳳翮。以為席。嘗邀故貧時隣媪同宴飲。為樂。隣媪素崇道法。一夕忽夢道士告曰。阿咸母子僭侈奢傲。恣縱已極。天帝已命殛之。若宜遂遠絕。媪覺以語其子。不半歲。易之被戮。阿咸沒入官為婢而死。

唐宗楚客。造一宅新成。皆是文栢。純貼沉香。和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磨文石以為階砌及地。看吉莫韡者行。則仰倒。太平公主就其宅觀之。嘆曰。看他行坐處。我等虛生浪死。楚客家畜一犬十餘年。一日忽戴楚客冠。出為人立。楚客怒曰。畜類敢作妖。僭越犯分。即殺之。犬作人言曰。公亦作妖。僭越犯分。亦即見殺。未幾。肅氏敗。果斬楚客。

唐元載造芸暉堂於私第。芸暉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其香逼人。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為屑。以塗其壁。故號芸暉。而更以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其上次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精柙。絡以真珠瑟瑟。其精巧之妙。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帥首。即鮫綃類也。輕踈而薄。如無所礙。雖當凝寒。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生。其色隱隱。或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而服玩奢僭。率皆擬於帝王家。芸暉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於白蘋。其花紅而且大。有如牡丹。更有碧芙蓉。香潔蕊落。偉於常者。載因暇日。凭闌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即秘不令人說。又有龍鬚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精以為柄。刻紅玉以為環鈕。或風雨晦冥。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近。拂之為聲。而鷄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於池潭。則鱗甲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即成



瀑布長三五尺。未嘗輒斷。燒鷓肉薰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後載被誅。未  
誅前數日。載夜坐堂中。聞窓外有歎息聲。言曰。一生恣意窮奢極侈。既極  
則反。哀哉。哀哉。載起視之。闐然無人。乃知為鬼。甚惡之。竟受禍。

唐有一官員山行。至孤絕處。見一酒店。因住買酒。一婦人先收酒錢入內。  
良久。方提酒出。其酒色紅如血。飲之甚美。欲再飲。婦人泣告曰。莫買也。妾  
在生時。侈用無度。好酒無節。故今日受報。每有人買酒。即於妾身上醃出  
供之。其官員矍然。趨出行數里。逢人問之。曰。此無酒店。愈大怖。蓋陰司顯  
化以警世。

宋臨安府步軍郭氏女。嫁右軍使李脩武。乾道九年秋。以瘵疾死。經宿復  
甦。云。正昏憤中。為二人呼去。約行三十里。到一酒店。渴甚。囑二人求小憇。  
買酒既入。探篋中得數十錢。即有女子持酒出。色赤而氣腥。飲畢。問其故。  
曰。此陰府也。我以生前好奢侈。用物僭越犯分。及嗜酒太過。冥吏醃膏血  
以償之。適飲者是已。聞之甚恐懼。欲退。女子挽裙見留。曰。既至此。豈宜一  
杯便去。前途惡境界甚多。徐當自見。乃強再飲。再行。過一大橋。橋下有銅

地鐵狗。并罪人充塞。備受慘痛。少焉見宮殿一區。絕壯麗。簾前有判官指  
曰。更有四五日在。且押他回。遂過橋。二使推墮水邊。因寤。厭厭數日。忽下  
床履地。若無疾然。盡取衣服之屬。碎而嚼之。無餘。頃刻而死。

宋臨安徐忠。因病忽生一犬尾。觀者驚異。忠謂妻子曰。我坐侈用財物。拋  
棄飲食之過。夢入城隍廟。令詣曹司供狀。自今勿得與人同食。惟舐糠耳。  
可急和糠來。既至。蹲踞而食。與犬無少異。其妻子為作浮圖佛像。供養。懺  
謝罪愆。至旬日方死。時紹興三十年五月也。

### 嘉言

儒暴得者必暴亡。○逆順之理。成敗可知。賊黨欺天。天所不福。○竊人之  
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攫金於市者。欲心勝。而不知有  
所羞惡。求珠於淵者。利心專。而不顧其溺死。

釋劫盜之罪。墮於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貧窮不得自在。○若有衆生  
偷竊常住財物。穀米飲食衣服。乃至一物。不與而取者。墮無間地獄。千萬  
億劫。求出無期。○今身劫剝人衣者。死墮寒冰地獄。○盜者不與取。劫竊



人財寶。死受六畜形。償其宿債負。○屠剥為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而豐財巨億。一朝禍盈。釁積則便覆巢碎卵。長歸禹子泥犁。華言地獄永處無間地獄。○取非其有。謂之盜。欲非其有。謂之賊。

**道**盜天尊大道財物。或國王財物。或盜親眷鄉閭鄰里財物。孤貧老弱之物。皆履重罪。殃及九玄七祖。生遭惡疾。死入重泉。○寒冰雪山。痛心傷骨。以報劫盜之罪。○竊盜欺濫。則身行黜缺。○堪歎人心。毒似蛇。誰知天眼轉如車。去年妄取東隣物。今日還歸北舍家。○劫盜迫人於險。醫家乘人之危。其殺人同是為財。罪皆一也。

### 感應

唐壽州毛罕妻興元元年產一子。名毛債。猪頭象耳。驃足魚腮。人身既長。每以鐵杖自鞭其身。持篠帚金田掃地。謂人曰。夙因盜常住錢。今故掃地以償也。後越州雲門有讚之者曰。常住分文不可偷。日生萬倍恐難酬。猪頭驃脚分明見。佛地今生掃未休。

宋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有像設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藺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常住物。因即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為虎。其前足之上。銀纏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樹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為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谷外。經年漸去。

唐長安城西明寺。有鍾。寇亂之後。緇徒流離。聞其寺者數年。有貧民利其銅。袖鎚鑿往竊鑿之。日獲一二斤。鬻於闌闔。如是者經年。人皆知之。官吏不禁。後其家忽失所在。市銅者亦訝其不來。後官欲徙其鍾於別寺。見鍾平墮在閣上。及仆之。見盜鍾者儼然抱鎚鑿坐於其間。即已乾枯矣。

唐并州有人解盡。曾陷北虜。突厥可汗遣畫佛像。此人時偷綠色。恐被搜獲。以紙裹塞鼻中。血出數斗。此人後為僧。貞觀中於山東住寺。漸患鼻瘡。三二年後。鼻中生肉。甚大如桃。膿血狼籍。酸疼不已。後詣僧靈顛懺悔。亦不愈。十年始亡。

偽蜀金堂縣三學山開照寺。夜被羣盜劫掠。其貲財罄盡。寺原有釋迦藕絲袈裟。為千載之異物也。賊曹全取與其妻。折而易之。夫妻當時手指節



卽墮落。髮鬢俱墜。尋事敗。戮於市。

宋沙門道志者。北多寶僧也。嘗為衆僧專知殿塔。自竊帳蓋等寶飾。所取甚多。後遂偷像眉間珠相。既而開穿垣壁。若外盜者。故僧衆不能覺也。積旬餘而得病。便見異人以戈矛刺之。時來時去。輒驚叫。應聲流血。初猶日中一兩如此。其後疾甚。刺者稍數。傷痍遍體。呻呼不能聲。同寺僧衆頗疑其有罪。欲為懺謝。始問。猶諱而不言。將盡二三日。乃具自陳列。泣涕請救。曰。吾愚悖不通。謂無幽途。失意作罪。招此殃酷。生受楚拷。死嬰刀鑊。已糜之身。唯垂哀恕。今無復餘物。唯衣被氈履。或足充一會。并頓請願具為懺悔者。偷像珠有二枚。一枚已屬嫗人。不可復得。一以質錢。在陳照家。今可贖取。道志既死。諸僧合集贖得相珠。并設齋懺。初工人復相珠時。展轉迴趣。終不安合。衆僧復為禮拜燒香。乃得著焉。年餘。同學等於昏夜間。聞空中有語。詳聽。卽道志聲也。自說云。自死以來。備嬰痛毒。方累年劫。未有出期。賴蒙衆僧哀憐救護。贖像相珠。故苦酷之中。時有間息。感恩無已。故暫來稱謝。言此而已。聞其語時。腥腐臭氣猶甚。言終之後。久乃稍歇。

宋元嘉年中。東海贛榆人唐文伯弟好捕博。家資都盡。村中有寺。經過人或以錢上佛。弟屢竊取。後病癩。卜者云。祟由盜佛錢。父怒曰。佛是何神。乃令我兒致此。吾當試更虜奪。若復能病可也。前縣令何欣之婦。上織成寶蓋帶四條。乃盜取之。以為腰帶。不盈百日。復得惡病。發瘡之。始起腰帶處。四路流膿。如帶之狀。

梁人崔平業。善弓馬。為武士監軍。一生以偷佛像鎔銅為業。賣銅以供酒肉。心無慚懼。年五十。妻子兄弟並亡。平業忽兩手皆廢。饑寒而死。

梁時有王鎮惡者。頗聰明而無善心。出言多所非毀。亦為時人所嫌。輕慢佛法。見僧必侮。誚後以鼓鑄為業。時鹿溪寺僧法滿寄銅鍾一口於其鄰舍。未取之間。鎮惡盜以鑄錢。後與法滿對誓。經年重病而舌彎縮。口不得言。既知負誓。乃舍資鑄鍾贖罪。至死口不得言。

宋僧義孚。青社人。解琴阮。寓於江陵龍興寺。行止詭譎。寺主優容之。俾齋錢帛。詣四川寫藏經。或有人偷竊社戶所造藏經。出貨。義孚以廉價贖之。其羨財遂為所有。一旦發覺。賣經者斃於枯木。此僧雖免罪。未久得疾。兩



唇反引。有似驢口。其熱痛不可忍也。人皆畏見。苦楚備極而死。同寺有數輩。販鬻經像。懼而捨財。修功德。以義孚為鑒戒。

宋寶積行者。居台州仙居縣寶積寺。雖小刹。而從來規矩整嚴。紹興中。僧圓悟主寺事。園人陳甲常種蔬菜。來鬻。直堂行者慶修竊其一畦。陳妻王氏知之。而不克與競。但仰空詛云。我所失菜。直一千二百錢。教你做畜生。還我。已而慶脩病傷寒。因自汗失音。困乏欲絕。人問所苦。不能言。唯墮淚而已。寮衆以粥飲。彊灌之。奄奄幾一歲。忽矍然而起。語人曰。向來實不合。取陳家菜。遭被設誓。憶昨病瘖時。見黃山公人來云。王大伯叫汝。即以黑衣加我體。大伯者王氏兄也。遂被驅入其舍。後先有七八人在彼矣。約月餘。復獨挈我至陳園。顧視自身。乃成一豬。窘急思歸。而為繫縛。且以糟食。餵飼我。數月後。肌膚克脂。持貨于張屠。正得錢千二百。屠施刀。猛刺喉下。痛不可忍。大叫一聲。歛如夢覺。自是疾瘳。

宋隗六。鄱陽小民居城北五里家。甚貧。為人傭作。淳熙十年夏。與同里史五乘。夜入柴氏家盜牛。隗適先至。以短槍刺牛死。柴覺之。持杖來闌外。隗即逃去。史五續至。遂遭痛箠。歸舍數日而殂。其妻以夫因盜而遇害。不敢聞於官。隗之過無復有知者。自以為得計。歷一歲。隗六母病亡。經夕復生。語其子曰。汝向來同史五謀柴氏牛。史死而汝脫。雖人間不敗露。而陰府須汝對證。汝不可免矣。言畢奄然。又三日隗死。

宋文潞公出判臨安。一日到奔牛堰。堰牛作人言。稱潞公名曰。我與文彥博二十年同僚。今日何面目見之。守堰卒具以稟公。公令牽至。其牛遂倒。垂頭下淚。鞭撻不起。潞公曰。此人平生好盜官錢。今日果有此報。乃令宅庫支錢二十千與買料。蓋公盛德不欲言其姓名。

宋潤州一監征。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家。約曰。官滿分以與我。胥偽諾之。既代去。卒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悒悒渡揚子江。竟死於維揚。胥得全賄。遂富。告歸。治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而入。即誕子。甚慧。長喜讀書。胥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家隨其子至京師。其子調官南下。其貲漸已匱乏。至中途子病。罄所餘召醫。及維揚而死。未死之夕。胥夢監征出舟登岸去。自是胥無所歸。悒悒旅寓。貧窘無聊而死。



宋時有富室智全禮。仲春脩祀。一室盡醉。暴客王才者約其徒三人謀劫之。是夜未央。推戶直入。縛全禮男女良賤九人。置於別室。唯全禮之妻與二女共繫之。既取其貲。將亂之。全禮之妻惶懼乞憐。幼女舜華年十五。與其姐舜英抱母而泣。才欲逼之。華罵曰。餓賊犯吾家。張神君未知汝也。語畢。其家司命崔瑄與智之祖禰告急于梓潼帝君。帝君乃遣功曹輔興領陰兵百人治之。縛全禮以下繩皆自解。盡執其賊。翌日告於里正。聞于郡。悉誅之。

昔天竺有僧。養一牯牛。日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法食。今生以乳饋之。所給有限。不可分外得也。

宋泉之士人有陳芳者。與東庭觀一道士相善。陳一日夢入官府。見庭中闕囚。有吏大聲曰。追到泉州道士。陳視之。乃東庭觀所相善者。又一吏旁持文牘一卷。授道士使讀之。陳不曉其語。獨聞一事云。某年某月某日盜取常住穀若干斛。釀酒。頃之讀徹。吏問曰。是乎。道士辭服。遂取所讀文書。包裹之。自項至踵皆徧。推仆于地。一再轉化為大水牛。陳驚寤。訪其道士。

正以是夕死。

唐定州安嘉縣人王玠。能金銀作。曾與寺家造功德。得絹五百疋。有同作人私費十疋。王玠不知。此人死後。王家有禮事買羊。未殺間。其羊頓跪。無數。玠已恠之。夜繫于柱。玠將寢。有人扣房門甚急。看之無所見。玠復卧。又聞起看。還無所見。恠之。遂開門卧。未睡。見一人云。昔日與公同作功德。偷十疋絹私用。公竟不知。今已作羊。公將殺之。因叩頭乞命。再三懇苦。言訖。出房門。即變作羊。王玠妹於別所見此人叩頭。一如玠所見。遂放羊作長生。玠及妹家即斷肉食。

宋景定辛酉。俞杜澗知臨江軍。因大水。人病涉。嘗聞江東界有一渡。水漲舟覆溺死十八人。梢子亦沉死。俞公善行法。差一卒持神符及官牒。追江神來。卒畏譴責。力懇于水濱。忽一白衣老人出云。你且去。我明日自到官。卒歸報。至日。俞公坐廳等候。近晚。但覺冷風一陣拂人。見一人厖眉皓首。身着白。云十八人死者。前世曾結黨為強賊殺人。以一日聚死于水。俞公曰。梢子又何辜。老人曰。此人正是賊首也。今公但知陽間事。不知陰府事。



皆註定並無差錯。

宋嘉興奉賢鄉民王三妻阿徐。乾道元年初夏死。經夕復生。言方病困時。見兩箇公人把文符追我。云喚汝對事。我云尋常家務。自係丈夫與兒子管幹。我無所預。何故來追。公人曰。須要你去。不覺隨出門。行一逕。陰慘不見天日。約十數里。到官府。往來憧憧喧鬧。兩人止我于外。先入寫押到狀。然後驅至庭下。四面垂簾。別一吏在前立問云。汝何故強占卑幼財產。我答言。平日不曾干預家事。喫素念佛已三十來年。只記得阿伯王大與丈夫王三均分祖業。伯後去大聖寺出家。做行者。其一分田園。是伯兒子王八典與魏塘鎮孫家。將錢賭博。非理用過。只剩得屋基。却是阿徐請佃。累年後伯死。王八出外未歸。夫王三為焚化拋骨。再將屋基還王八造屋。除外即無強占。聽得簾裏傳聲。押王大出對。便有一帶枷罪人階下立。乃伯也。伯向我說。我久在陰府。不知陽間事。子細。所以兩次理會。今既分曉。更不願爭。我問伯何事受苦如此。曰。我做行者時。將緣化施。主修造鐘樓錢。竊取入己。又每日盜打回齋飯歸家。所以受罪未脫。對訖。我乞放回。簾內

云。到這裏既對理明白。亦須考其平生善惡。見一吏人將簿籍至。檢看。言此人頗有善功。且壽數未盡。遂放還。

昔有一鬼言。常有二熱鐵輪在我兩腋下轉。身體焦爛。何因故爾。目連答言。汝前世時。與衆僧作餅。盜取二番。挾兩腋底。故受此苦。

昔一衆生。有一鐵丸。從身上入。從身下出。乘虛而行。苦痛難忍。目連問佛。此等何罪。今受此苦。佛答目連。此人往昔作沙彌子。盜衆園中果子七枚。死入地獄。受無量苦。餘業未盡。故獲斯罪。

昔有一鬼問目連言。我一生來常吞熱鐵丸。何罪所致。目連答言。汝為人時。作沙彌子。取清淨水作石蜜漿。石蜜堅大。汝起盜心。打取少許。大衆未飲。汝盜一口。以是因緣。故獲斯罪。此是華報。果在地獄。

隋大業八年。宜州城東南四十餘里。有姓皇甫者。居家。兄弟四人。大兄小弟。並皆勤事生業。仁慈忠孝。其第二弟名遷。交遊惡友。不事生活。一日。母在堂內。取六十錢。欲令市買。且置床上。母向舍後。遷從外來。入堂左右。顧視不見人。便偷錢。將出私用。母還覓錢。不得。不知此兒將去。遂合家鞭打。



大小皆然。後年遷亡。托胎本家母猪腹中。經由三五月。產一狔子。至兩歲。八月社至。賣與遠村社家。得錢六百元。社官將去。至夜。遷婦方睡。夢猪以鼻觸之。乃言曰。我是汝夫。為取婆六十錢。枉及合家。浪受苦拷。我作猪十倍賠償。今賣與社家。社家縛我欲殺。汝是我婦。有何怨。語男女贖我婦。初夢仍未之信。復眠。又夢猪以鼻觸之。婦驚著衣向堂報姑。姑已起坐。言亦同夢見。次早令兒及遷兄并持鈔一千二百文求贖其猪。母云。社官儻不肯放。宜倍與價。恐天明將殺。馳騎急去。去舍三十里。兒既至彼。不云已親。恐辱家門。但云不須殺。今欲贖猪。社家不肯。吾今祭社時至。猪不與君。再三慫慙不放。兄兒以時迫。恐殺之。私憑一有識人。具述其實。後始贖得。既得猪已。驅向野田。兄語猪云。汝審是我弟。汝可急前還家。兒復語猪。審是我父。亦宜自前還。猪聞此語。馳走在前還舍。後經多時。鄉親並知兒女耻之。比隣相嫌者。並以猪譏罵。兒女私報猪云。爺今不善。受此猪身。男女出頭不得。爺生平與徐賢者交厚。爺向徐家。兒女送食往彼供爺。猪聞此語。歷淚馳走向徐家。徐家離舍四十里。至大業十一年內。猪於徐家卒。信知業報。不問親疎。

唐汾州啓福寺主惠澄。染患半吼而終。寺僧長寧夜見澄來。形色顛顛。云為盜用三寶物。受苦難。言諸罪差輕。惟盜用伽藍物為至重。願賜救濟。寧即為誦經懺罪。月餘復來云。承利益已得息苦。別居一處。但未知得脫之日耳。

元僧宗輝。東溟黃巖人。義方右丞妻。乃其母也。倚勢恃強。蔑裂先輩。靈石寺蓮一舟者。得法於龍翔。笑隱。受宣政院檄。住持本寺。宗輝攘居之。又占鴻福安國兩刹。一身任三處住持事。其常住財盡盜入己。恣意為非。一夕醉酒睡起。眼見靈石伽藍神令鬼卒扼其頸。以膝築腰。使其跪。而亂杖捶之。且呼自名云。宗輝。此回不敢盜常住物已。神幸宥我。如是三年始卒。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鄰人雞卵。燒煨食之。後朝村人未起。聞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曰。喚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嚴。兒恠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



之勿使言。因至城北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闔。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繞沒踝。小兒忽呼叫。走趣南門。垂至。即閉。又走趣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開。既至便闔。時村人出因採桑。男女甚衆。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兒啼聲。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耶。旦來如此。遊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兒父問曰。見吾兒不。桑人荅曰。汝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蹠已上。血肉焦乾。其膝已下。烘爛如炙。抱歸養瘠。髀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為枯骨。隣里聞之。競來問由。荅見如前。諸人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盜卵之罪。以至如此。

宋福建有宦家子。專為盜。父痛責不改。徐詰之。乃云。盜豈願為。但每夜有男子來相拉。不得已從之。父曰。今夜若來。當告我。遂脩弩矢待之。夜分男子果來門外。兒指父。父果見其人。決弩射之。却中其兒。曾。須臾而死。亦其兒為盜之報。

隋開皇十六年。齊州靈巖寺釋道相暴亡。至冥府。遇勢至菩薩。引觀僧獄。

有榜云。衆僧遣法迥向京師。請靈巖寺額。將絹百疋。驢兩頭。至京。逢通事舍人為靈巖檀越。奏請得額。不費一錢。迥自思此額。因我而得。應銷三十疋。絹乃市絲布香藥等物。私用入己。當入梁壓地獄。迥聞即首服陪還。又一榜云。人盜僧林杏樹。截作椀材。寺僧道郭拾得殘木一截。仍堪作椀。直八十錢。當墮火燒地獄。郭聞說。即時承還。又榜云。沙彌道弘為衆作餽。餽先盜食一鉢。當墮鐵丸地獄。弘數年口瘡。乃為衆設一供。如此三十餘人。道相七日内十三度死。見菩薩指示為盜罪。相以語諸人。即各陪償。獄榜隨滅。

隋大業二年。相州沙門道明亡。同房僧玄緒暮行野間。忽見伽藍。往投之。遇道明。不異平生。引緒至房。緒私恠之。至後夜。道明起。謂緒曰。此非常處。謹莫過堂去。緒潛往。見維那唱施粥。皆作血色。行粥徧諸僧。舉身火燃。如一食久。維那打靜。無復苦相。緒懼還。所止。道明至。緒問之。荅曰。此是地獄。吾為盜取僧一束柴。煮染。忘不陪償。當一年受罪。褰衣見膝下。並焦黑。因曰。公幸為我買柴百束。陪還常住。并寫法華經一部。可得免苦。緒許之。歸



寺依言為辦。重往尋寺。寂無所見。

唐高宗顯慶五年。西京勝光寺沙門孝贄。親姻往來。數以寺果啖之。未幾得嘔血之疾。自云每疾作。見赤衣使者將往黑林中。大風吹散肢節。頃之又引向臺觀上。一人儀容可畏。厲聲責之曰。何得盜寺家果。飼爾親姻。言已而失。贄怖懼。即計直償眾僧。月餘乃免。終嘔血疾不愈。

齊僧弘明。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荅曰。昔是此寺沙彌。曾盜帳下食。今為鬼墮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

唐廣德初。臨海縣賊袁晁。寇永嘉。船遇風。東漂數千里。遙望一山青翠。有城壁。迴拖就泊。因見精舍。瑠璃為瓦。璆瑁為牆。既入房廊。不見人。唯有胡媵。和子二十餘枚。器物是黃金。衾茵皆重錦。又有金城。碎金成堆。賊乃競取其物。忽見婦人從金城出。長六七尺。中衣錦繡。上服紫綃羅裙。謂賊曰。汝非袁晁黨耶。何於此器物。輒敢取之。迴視媵子。汝謂此為狗。非也。是龍耳。汝等所將之物。但恐諸龍蓄怒。前引汝船。死在湏臾。宜速還之。賊等

各還其物。因問此何處。婦人曰。此是鏡湖山慈心仙人脩道處。汝等無故作賊。不出十日。當有大禍。賊因乞便風還海岸。婦人迴頭處。俄而風起。群賊揚帆。復至臨海泊船。上沙塗不得下。為官軍格死。唯婦女六七十人獲存。

昔南岳真人赤松子曰。昔有趙成子者。學仙之士也。受吾鎮生五臟上經。乃案而為之。此人還入太陰。求改貌化形。當是時。自故死於玄丘山石室之下。即死尸一人也。死五六年後。有他人山行。見此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五臟自生。又香而不爛如故。以液血纏裹。五色之華。瑩然於內。紫胞結絡。交纏於外。彼人乃嘆曰。昔聞五臟可養。以至不朽者。今見其人矣。此子將有道而不終。因手披死尸五臟之內。臟中各見有一白石子在焉。彼人又曰。使汝五臟不朽者。必此五石也。子已失道。可以相與。因探取而仰吞石。石皆以入喉也。彼人別去十餘年。而成子之尸當生。當生之時。彼人先服石子。即日皆飛從口出。如飛蟬之狀。逕還死尸之臟。因此成子已改形而起矣。彼人怖於石飛。心震意惕。後日故入此山。尋視死尸之



狀彼人既到石室之前。方見成子奮髮偃據。洞嘯靈谷。面有玉光。玄髮鬢澤。指點虛無。神氣眇邈。於是彼人惶震累息。匍於巖岫之間。林藁之側。成子來呵而問之。子何人哉。余乃忽見成子前有五老公。披錦帶符。羊裘羽節。頭建紫冠。足踏空虛。並切齒而獻言於成子曰。昔盜吞先生五臟之寶石者。今見癩面人也。言畢。彼人面上即生惡瘡。亦有嚙而失言。狼狽而歸。比及達家。癩瘡已匝於一門之大小。夫得道之士而暨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胃。七魄衛肉。胎靈錄氣。非不欲掩惡人之心性。閉凶愚之耳目也。直欲觀靈驗於八方。示真威以流赫耳。况加吞五帝之神石。靈公之精英。欲盜服以延壽。竊濫以希長生。不可冀也。不可聞也。南岳真人故復書而記之。以祛盜濫之凶心。

唐杭州餘杭上清觀。田畝沃壤。常住豐實。住持道流。每戒尅隱。欺以私於己。雖教門鈐轄。官中舉明。必廣費金帛。以請託於局吏。賄貨既行。多覆蔽其罪。掩蔽其惡。由是州吏縣曹。相知罔冒。積弊久矣。殿宇摧殘。香燈寢絕。遊客經過。畧無投足之所。有識者為之寒心。嫉惡者為之扼腕。固有日矣。

會昌中。隣家產兒五六輩。皆形骸不具。瘖聾瞽聵。數歲有白尊師自金華山至。駐留旬日。住持道流。因話其事。尊師促令召之。既至。愍然曰。汝何得作此重業。犯負大道。致茲考責耶。謂觀中諸道流曰。此奴婢輩。皆是此觀前輩道流。隱欺常住。恣為罪業。不唯祇受此報。方欲更履諸苦。未有解免之期。即次第呼其昔日姓名。一一問之。數輩亦似曉悟。先身之罪。啼號嗚咽。悶絕於地。尊師令其家各備香油。為之焚香懺謝。求乞赦宥。常住亦為辦齋食供養。如是三日。尊師冥心靜定。經宿方起。曰。太上有明科。常住法物。供養三寶。傳於無窮之世。固不可輒有隱盜侵欺之者。罪及七世。生受荼毒。死履諸苦。或為賤人畜類。以償昔債。雖三元八節。天地肆赦。此罪不在可赦之例。吾以愍物之故。適為冒禁。上干天府。此輩已得止此一報。即生身得於善處矣。三旬之後。相次有應。此後主持者。當為鑒戒。勿履此轍也。月餘。瘖聾瞽聵者相續而死。惟瘖者足稍能履。十餘年後。平復如常。白尊師言。此奴罪名稍輕。即當赦免。此奴免之日。諸輩皆釋其幽牢。後果如其言。以此奴平復能行。為冥中赦宥之期爾。



唐雍州萬年縣閭村。即灞渭之間也。有婦女謝氏。適同縣元氏。有女適迴龍村人。來阿照。謝氏永徽末亡。龍朔元年八月。託夢於來氏女曰。我為生時。酤酒小作升方。取價太多。量酒復少。今坐此罪。於北山下人家為牛。近被賣與法界寺。夏侯師。今將我向城南耕稻田。非常辛苦。及寤。其女涕泣為阿照言之。至二年正月。有法界寺尼至阿照村。女乃問尼。尼報云。有夏侯師。是實。女即就寺訪之。云。近於北山下買得一牛。見在城南耕地。其女涕泣求請。寺尼乃遣人送其女就之。此牛平常唯一人禁制。若遇餘人。必陸梁舐觸。見其女至。乃舐其遍體。又流淚焉。女即就夏侯師贖之。乃隨其女去。後在來家養飼。女常呼為阿孃。承奉不闕。京師王侯妃媵。多令召視。競施錢帛。

宋紹聖中。司戶王良孺死而復甦。言至陰府。見壁間掛斗懸秤。良孺問其吏曰。此將何用。吏曰。低昂銖兩以與人。巨細龠合以規利者。皆得罪於此。良孺得生後十日。而族子之用巨秤者。其夢如良孺所見。遂折秤不用。元瑞州新昌縣李九郎者。以不義而富。至元年間。一夕大雷電繞其屋。次

早失其平日所用之斗。後得之於壘中。併秤在焉。衆恠壘口如許大。乃能入斗其中。蓋其家斗秤不公平。天故警之。

宋廣東馮孟祥有田數十頃。常年發糶。用三六九日。先一日交錢記簿。給照憑。孟祥死。其子貪虐。造一雙底斛。空其下數寸。併作一日發糶。兩斛迭用。忽忙中。人莫能測。次年發糶。先一日雷電繞其居。明日發糶畢。雙底斛無內底。斛加大焉。視之。乃木屑續成也。馮有怒怨辭。迅雷震之。眼凸口裂。腹脹如甕。須臾吐血。繼以木屑。乃斛板也。吐訖而斃。

元瑞州胡宣甫斗斛不平。忽有雷火徧室。亟拜謝許。醮失其斗斛。竟不可得。胡泯其事。里人無知者。遂密往撫州道觀。醮醮。值虔州楊希尹亦在醮。醮亦同。是日雷火焚其糶米簿及斗斛。亦不欲人知。故稍遠。至是觀也。醮畢。二人皆出門即死。

宋鬱林有謝秀林者。衣冠後也。善以術籠人。上下頗愛之。於田井間為駟僮事。每以小量輕權出貨與人。必用大器巨秤。責償自喜。其得計。行之匪一日也。人徃徃不覺。一旦從以僕。其手自提升斗。諸誑具。將入林野。才出



城東門未數里。即雷雨驟興。有黑雲追逐。及霹靂一聲而謝秀林震死矣。屢葬則屢為雷所發。俟其肉潰散乃焚焉。腹中得一雷楔也。世人昧錐刀間。一不顧義理。至為鬼所讎。猶多不戒。且甘於此。何哉。

唐蜀郡土薄水淺。民生其間。率多慧黠。有智數。多機變。巧於求利。闌闌之徒。雖一錢物。皆有贗偽。東郭人黎永正。本工輪輿。厭其作重而貨遲。乃改業治斗桶。尋又治權衡。逾年。人有以深斗重秤而為喙者。倍取其直。而與之。其欲減勺為升。減合為斗。省銖為兩。省兩為斤者。亦如之。永正又能作空中接絲之秤。折底隆梁之斗。小民不顧報應者。以為便日用。往往求之。一日司察神糾奏。有旨以為用之者固非。而作之者尤甚。俾所在神祇陽警。而陰理之。梓潼帝君乃遣里域神段彥夢。撻永正。雖悟未悔。既以聲名漸彰。求者愈眾。貪其工直。夜以繼日。使其目力昏暗。以致矇瞶。年方四十。妻棄而他之。二子生而亦盲。又以久業於此。不欲頓廢。既已失明。別無生理。乃至以手為目。揣摩廣狹。臆度長短。鋸斧釘鎖。冒險施用。左右五指。朝傷暮殘。膿血甫乾。肌膚未平。尋復被苦。指節零落。不能執持。行哭於市。人

既識之。皆無卹者。饑寒切體。如此者三年而死。二子相繼以殤。

陳後主時。市中震殺一人。背有字曰蘇飛。得道者李居正識之。乃秤斗輕重四字。

昔有一餓鬼。言我有鐵丸。極大如甕。行時擔著肩上。住則坐上。進止患苦。何因故爾。目連荅言。汝前世時作市令。常以輕秤小斗。與重秤大斗。取常欲得大利於己。侵尅餘人。故受此報。

昔杭州王用先。家資百萬。置大小二斗。大小二秤。較量出入。欺罔侵奪。以致富碩。未及十年。遭禍被刑。家財破散。子孫作丐。

唐秦萬者。廬州巢縣人也。家富。開米麩綵帛之肆。常用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雖良友勸之。終不改悔。元和四年五月身死。冥司考責。乃罰為大蛇。身長丈餘。無目。在山林中。被諸小蟲日夜嗜食。疼痛苦楚。無休歇時。託夢與其子。具說此苦。云。汝明日於南山二十里林間。看我與少水喫。廣造功德。其子夢覺。語之。一家悲歎。坐以待旦。及明徑至城南林中。果見大蛇無目。被眾蟲嗜食。鱗甲血流。異常腥穢。一家見之。號泣。以水於盆飲。



之飲水欣喜。舉身蟠屈。若有所告。其子廣求救護。歷問於人。紫極宮道士  
霍太清曰。可脩黃籙道場。三日懺悔。必可濟拔。其子即於宮中脩齋三日。  
三夜。至第二日。見一大蛇在道場中香案之下。與林中蛇大小無異。忽復  
不見。是夜妻夢見萬著白衣。坐紫雲中。謂其妻曰。深媿脩此道場。已蒙天  
符釋放。前罪併盡。今便生天上。更可捨三千貫錢。大脩道門功德。以救貧  
病。自此子孫不得輕秤小斗。短尺狹度。欺於平人。受無眼衆毒之報。此事  
顯然。如影隨形。爾非黃籙大齋懺拔。上達天宮。太上有勅。天符放赦。此罪  
萬劫不可卒除。吾有金裝割瓜刀子。留以為驗。夢覺果得此刀。乃是棺中  
隨殮之物。却往林中。不復見大蛇矣。

昔有衆生常在雪山。寒風所吹。皮肉剝裂。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苦毒萬端。  
不可堪忍。何罪所致。佛言。以前世時。橫道作賊。剝奪人衣。以自資養。冬月  
隆寒。裸他凍死。剝牛羊。苦痛難忍。以是因緣。故獲斯罪。

大明仁孝皇后勸善書卷之十六

勸善書卷之十六





卷17-卷18



